

校刻

史記評林

二十一

館書圖京東			
二	八	正	漢
五	五	史	書
冊	號	函	門

漢書門			
二	五	五	九
冊	架	函	號

庫文閣內			
二	五	五	九
函	冊	架	號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934	
冊數	25 (24)		
函號	279	27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一十八

吳興凌稚隆輯校
溫陵李光縉增補

淮南衡山列傳第五十八

王維禎曰此傳抵
見淮南王傳文帝
仁厚

淮南厲王長者高祖少子也其母故趙王張敖美
人高祖八年從東垣過趙正義曰趙張耳也趙王獻
之美人厲王母得幸焉有身趙王敖弗敢內官爲
築外宮而舍之及貫高等謀反栢人事發覺拜逮
治王盡收捕王母兄弟美人繫之河內厲王母亦
繫告吏曰得幸上有身吏以聞上上方怒趙王未
理厲王母厲王母弟趙兼因辟陽侯言呂后呂后
妬弗肯白辟陽侯不彊爭及厲王母已生厲王悲
卽自殺吏奉厲王詣上上悔正義曰悔不令呂后
母之而葬厲王母真定真定厲王母之家在焉父

三月丙午再刊

淮南王傳

王慎中曰孝惠呂
后時正后后滅諸
王時也使屬王蚤
不附呂后其不同
如等者幾希太
史公提出呂后時
句何寺喚有

董份曰屬王蚤以
毋殺之而指其
其罪甚重陽本
有死罪故赦弗治
也
劉辰翁曰屬王生
不知母長而不忘
作恨身危犯法以
獲死罪此驕恣

自謂此志豈不善
天壤相懸何敢謂
誦哉文帝傷其志
是已
凌約言曰屬王鳥
羽子於呂氏見審
食其之毒官后而
言无不從者幾矣
其人有天不若者
况有母事其母之
故事
王慎中曰傷其志
弗治最文帝之友
然然淮南王之驕
恣益甚矣

世縣也。案隱曰案漢書作每家高祖十一年十月

淮南王黥布反。立子長為淮南王。王黥布故地凡

四郡。徐廣曰九江廬上自將兵擊滅布屬王遂即

位。屬王蚤失母常附呂后。孝惠呂后時以故得幸

無患害。而常心怨辟陽侯。弗敢發。及孝文帝初即

位。淮南王自以為最親。驕蹇數不奉法。上以親故

常寬赦之。三年入朝。甚橫。從上入苑囿獵。與上同

車。常謂上太兄。屬王有材力。力能扛鼎。乃往請辟

陽侯。辟陽侯出見之。即自袖鐵椎推辟陽侯。日漢

書作。案金椎椎之。案信陵君

使朱亥袖四十斤鐵錘也。今從者魏敬到之。義

日劉古鼎反。屬王乃馳走。闕下肉袒謝曰。臣母不

當坐趙事。其時辟陽侯力能得之。呂后弗爭。罪一

也。趙王如意子母無罪。呂后殺之。辟陽侯弗爭。罪

二也。呂后王諸呂欲以危劉氏。辟陽侯弗爭。罪三

也。臣謹為天下誅賊臣辟陽侯。報母之仇。謹伏闕

下請罪。孝文傷其志。為親故弗治。赦屬王。當是時

薄太后及太子諸大臣皆憚屬王。屬王以此歸國

益驕恣。不用漢法。出入稱警蹕。稱制自為法令。擬

於天子。六年。令男子但等七十人與棘蒲侯柴武

太子奇謀。以輦車四十乘。徐廣曰大車駕馬反谷

口。漢書音義曰谷口在長安北故縣也處多險阻

東北四十里。正義曰括地志云谷口故城在雍州醴泉縣

漢谷口縣也。令人使閭越匈奴。事覺。治之。使使召

淮南王。淮南王至長安。丞相臣張敖與客臣馮敬

行御史大夫事。宗正臣逸。廷尉臣賀。備盜賊中尉

唐順之曰淮南王謀反事不詳見敘事但王初奏內詳之
茅坤曰以下次淮南王罪狀修實嚴密

王維領曰此後言必稱長以進王疏王稱也

臣福祿久言淮南王長廢先帝法不聽天子詔居處無度爲黃屋蓋乘輿出入擬於天子擅爲法令不用漢法及所置吏以其郎中春爲丞相聚取漢諸侯人及有罪亡者與居爲治家室賜其財物爵祿田宅爵或至關內侯奉以二千石所不當得欲以有爲如淳曰賜二千石者如賜其國一總大夫張晏曰大夫姓也上云男子但明其姓大夫也但贊曰官爲大夫名但者也○索隱曰張晏云大夫姓非也案上文云男子但此三人上伍開章等夫但及伍開章則知大夫是官也七十人如淳曰律有罪失官爵與棘蒲侯太子奇謀反徐廣曰棘蒲侯柴武以文帝後元年欲以危宗廟社稷使開章陰告長與謀使閼越及匈奴發其兵開章之淮南見長長數與坐語飲食爲家室

按殺人之大者以殺正見淮南王罪狀之實楊慎曰命棄市生也詐捕命者則命也詐捕捕命者則命也詐捕捕命者則命也

娶婦以二千石俸奉之開章使人告但已言之王春使使報但等更覺知使長安尉奇等往捕開章長匿不子與故中尉蘭忌謀殺以閉口索隱曰蘭嚴助傳則作間已字音亦同○正義爲棺槨不義日謀殺開章以閉絕謀反之口也葬之肥陵邑正義曰括地志云肥陵故縣在壽州安豐縣東六十里在故六城東北百餘里謾吏曰不知安在索隱曰謾音慢慢証也賈葬名在肥陵又伴聚土樹表其上曰開章死埋此下及長身自賊殺無罪者一人令吏論殺無罪者六人爲命棄市罪詐捕命者以除罪晉灼曰王命者置捕不命者而言命擅罪人罪人無告効繫治城且以脫命者之罪春以上十四人赦免罪人必罪十八人城且春以下五十八人賜人爵關內侯以下九十四人前日

按淮南王罪
相春也

長病陛下憂苦之使使者賜書舉脯長不欲受賜
不肯見拜使者南海民處廬江界中者反淮南東
卒擊之陛下以淮南民貧苦遣使者賜長帛五千
匹以賜吏卒勞苦者長不欲受賜謾言曰無勞苦
者南海民王織上書獻璧皇帝忌擅燔其書不以
聞文穎曰吏請召治忌長不遣謾言曰忌病春又
請長願入見長怒曰女欲離我自附漢長當棄取
臣請論如法制曰朕不忍致法於王其與列侯二
千石議臣倉臣敬臣逸臣福臣賀昧死言臣謹與
列侯吏二千石臣嬰等四十三人議皆曰長不奉
法度不聽天子詔乃陰聚徒黨及謀反者厚養亡
命欲以有為臣等議論如法制曰朕不忍致去

按淮南王罪
相春也

凌約言曰當上驕
淮南王時益何不
言羣臣論淮南王
時益何不言據益
論時何以處長而
又不言其所以處
益不遺送者耳
非真有統約之志

王其赦長外罪廢勿王臣倉等昧死言長有大不
罪陛下不忍致法幸赦廢勿王臣請處蜀郡嚴道
中郵徐廣曰嚴道有中郵九折阪又有郵置郵案
置嚴道有張晏曰嚴道蜀郡縣中郵也索隱曰縣有蠻夷曰
遣其子母從居樂彦云安
者從去也縣為築蓋家室皆廩食給薪菜鹽豉炊
食器席蓐臣等昧死請請布告天下制曰食長
給肉日五斤酒二斗令故美人才人得幸者十人
從居他司索隱曰謂也盡誅所與謀者於是乃遣
淮南王載以輜車令縣以次傳是時袁盎諫上曰
上素驕淮南王弗為置嚴傳相以故至此且淮南
王為人剛今暴摧折之臣恐卒逢霧露病死陛下
為有殺弟之名奈何上曰吾特苦之耳今復之縣

也

按始曰驕蹇既
曰益驕蹇至其
自亦曰吾以
驕故一篇血昧
不脫一驕字

凌約言曰丞相御
史惟法而益即欲
斬之幸而文帝不
用益之刻惠檢邪
太抵如此不獨私
仇一具鏡已也
其地曰此益所正
威名處幸文帝不
用其言耳

田汝成曰謂帝驕
其策則謂帝不
察其策則不可

王維祺曰觀文帝
始末外淮南以及
其子則豈有校策
心耶

傳淮南王者皆不敢發車封漢書音義曰檻淮南

王乃謂侍者曰誰謂乃公勇者索隱曰乃汝也汝

吾安能勇吾以驕故不聞吾過至此人生一世間

安能邑邑如此乃不食久至雍正義曰今岐雍令

發封以次聞上哭甚悲謂袁盎曰吾不聽公言卒

云淮南王盎曰不可奈何願陛下自寬上曰為之

奈何盎曰獨斬丞相御史以謝天下乃可索隱曰

亦太過也此言上即令丞相御史遂考諸縣傳送淮

南王不發封餽侍者皆棄市乃以列侯葬淮南王

於雍守冢三十戶孝文八年上憐淮南王淮南王

有子四人皆七八歲乃封子安為阜陵侯子勃為

安陽侯子賜為周陽侯子良為東成侯孝文十二

年民有作歌歌淮南厲王曰一尺布尚可縫一斗

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能相容漢書音義曰尺布

於兄弟而更相逐乎贊曰一尺布尚可縫而共食

一斗粟尚可舂而共食也况以天下之廣而不能

相上聞之乃歎曰堯舜放逐骨肉正義曰帝系云

顓頊之後四凶之內有承黃帝顓頊者而堯舜

之故放逐骨肉耳四凶者共工三苗伯鯀及驩兜

皆堯舜之同姓周公殺管蔡天下稱聖何者不以

私害公天下豈以我為貪淮南王地邪乃徙城陽

王王淮南故地徐廣曰景王章之子而追尊謚淮南王為厲

王正義曰謚法云置園復如諸侯儀孝文十六年

徙淮南王喜復故城陽索隱曰故城陽上憐淮南

厲王廢法不執自使失國蚤少乃立其二子阜陵

侯安為淮南王安陽侯勃為衡山王周陽侯賜為

按此補東城侯
一傳是周固也
邵室曰扶顛持危
相之道也相而議
將扶持之道也是
故淮南以完
張之象曰淮南相
名不遇竟失則為
漢可謂善用權者
也

田汝成曰此段叙
三王所以應吳者
賢者具見而景帝
或因或從之故褒
貶高下不須而
意自見
劉辰翁曰淮南王
以下下字係
其大指漢書出列

其才能風流然入
然雖權不能得
王維楨曰安有宋
子之痛而不與君
臣之義何也
董份曰盼為肺肺
大臣而言欲如此
其不亦族者真幸
也

歸有光曰淮南不
熱之謀置田盼有
以救之小人之能
禍人同如此

廬江王皆復得厲王時地參分之東城侯良前
無後也孝景二年吳楚七國反吳使者至淮南淮
南王欲發兵應之其相曰大王必欲發兵應吳臣
願為將王乃屬相兵淮南相已將兵因城守不聽
王而為漢漢亦使曲城侯將兵救淮南徐廣曰曲城侯姓曲
逢高祖功臣淮南以故得完吳使者至廬江廬江
王弗應而往來使越吳使者至衡山衡山王堅守
無二心孝景四年吳楚已破衡山王朝上以為貞
信乃勞苦之曰南方卑溼徙衡山王王濟北所以
褒之及蒙遂賜諡為貞王廬江王邊越數使使相
交故徙為衡山王王江北淮南王如故
淮南王安為人好讀書鼓琴不喜弋獵狗馬馳騁

亦欲以行陰德拊循百姓流譽天下時時怨望厲
王歿時欲呼迎未有因也及建元二年淮南王入
朝素善武安侯武安侯時為太尉乃逆王霸上與
王語曰方今上無太子大王親高皇帝孫正義曰漢書云
武帝以安屬為諸侯行仁義天下莫不聞即官車一日晏駕
非大王當誰立者淮南王大喜厚遺武安侯金財
物陰結賓客索隱曰淮南要略云養士數千高材者八人蘇非李尚左吳田由雷被伍
被毛被晉昌拊循百姓為畔逆事建元六年彗星
見淮南王心怪之或說王曰先吳軍起時彗星出
長數尺然尚流血千里今彗星長竟天天下兵當
大起王心以為上無太子天下有變諸侯並爭愈
益治器械攻戰具積金錢賂遺郡國諸侯游士奇

周思曰謀情委曲
難知太史公墓寫
得盡

材諸辨士為方略者，妄作妖言，諂諛王。王喜，多賜金錢而謀反滋甚。淮南王有女陵，隼有口辯，王愛之，常多予金錢為中詞。長安徐廣曰：詞，何侯采察之名也。音空。政反。安平侯鄂千秋春秋玄孫伯與淮南王女陵通而中絕又遺淮南王書稱臣盡力故棄市○索隱曰：鄧展曰：劉氏及包愷並音丑政反服虔云：侯侯之也。約結上左右。元朔三年，上賜淮南王几杖，不朝。淮南王王后荼，王愛幸之。王后生太子遷，遷取王皇太后外孫修成君女為妃。應劭曰：王太后先適金氏女也。王謀為反，具畏太子妃知，而內泄事，乃與太子謀，令詐弗愛。三月，太子終不近妃。妃求去，王乃上書謝歸去之。王后荼、太子遷及女陵得愛幸，王擅國權，侵奪民

余有子曰郎中令
郎中令長斥免也

田宅，妄致繫人。徐廣曰：一云毆擊。元朔五年，太子學用劍，自以為人莫及。聞郎中雷被巧，索隱曰：案巧者，謂善用劍也。乃召與戲，被一再辭讓，誤中太子。索隱曰：樂彥云：初遂不讓，故云一再讓而誤中太子也。太子怒，被恐。此時有欲從車者，輒詣京師，被即願奮擊匈奴。太子遷數惡被於王，王使郎中令斥免。欲以禁後，正義曰：言斥免郎中令官，而令後人不敢也。被遂亡，至長安，上書自明。詔下其事，廷尉河南正義曰：雷被告章下河南治逮淮南太子。正義曰：逮，廷尉及河南共治之。謂追趙王。王后計欲無遣太子，遂發兵反。計猶豫十餘日，未定。會有詔，即訊太子。索隱曰：案樂彥云：逮，謂河當是時，淮南相怒壽春丞留太子，逮不遣。如淳曰：丞，主刑獄囚徒丞。劾，不敬王以請相，相弗順。王意不遣太子，應逮書。

茅坤曰中尉殷宏可謂入危旋而不

王莽言兩部弗許兩公卿請文法古雅可親漢書損之

聽王使入上書告相事下廷尉治蹤跡連王王使
久候伺漢公卿公卿請逮捕治王王恐事發太子
遷謀曰漢使即逮王王令人衣衛士衣持戟居庭
中王旁有非是則刺殺之臣亦使入刺殺淮南中
尉乃舉兵未晚是時上不許公卿請而遣漢中尉
宏即訊驗王索隱曰案百官表云宏姓殷也王聞漢使來即如太
子謀計漢中尉至王視其顏色和訊王以斥蠶被
事耳王自度無何如淳曰無何罪不發中尉還以聞公卿
治者曰淮南王安擁關奮擊匈奴者蠶被等廢格
明詔當棄市索隱曰崔浩云詔書募擊匈奴而被注梁孝王傳云謂詔弗許公卿請廢勿王詔弗許岐閣不行也音各詔弗許公卿請廢勿王詔弗許
公卿請削五縣詔削二縣使中尉宏赦淮南王罪

按此言上無男漢不治即喜即言漢廷治有男王怒此二句文法與前篇傳其在朝若語及之即危言不及之即危行匈奴傳今重干即能則天子自將與討即不能與南面而臣于漢等語相類

罰以削地中尉入淮南界宣言赦王王初聞漢公
卿請誅之未知得削地聞漢使來恐其捕之乃與
太子謀刺之如前計及中尉至即賀王王以故不
發其後自傷曰吾行仁義見削甚耻之然淮南王
削地之後其為反謀益甚諸使道從長安來為妄
妖言索隱曰如淳曰道猶言路曲長安來姚丞云道或作從言上無男漢不
治即喜即言漢廷治有男王怒以為妄言非也王
日夜與伍被左吳等案輿地圖漢書曰伍被楚人志林云輿地圖漢家所畫非出遠也部署兵所
從入王曰上無太子官車即晏駕廷臣必徵膠東
王不即常山王徐廣曰比景帝子也諸侯竝爭吾可以無備
乎且吾高祖孫親行仁義陛下遇我厚吾能忍之

王盤曰漢書取為
被傳最失

按百年之秦近
世之吳楚作兩
桂下分段照應

萬世之後吾寧能北面臣事豎子乎。王坐東宮召
伍被與謀曰。將軍上被悵然曰。上寬赦大王王復
安得此亡國之語乎。臣聞子胥諫吳王吳王不用
乃曰。臣今見麋鹿游姑蘇之臺也。今臣亦見宮中
生荆棘露露衣也。王怒繫伍被父母囚之三月復
召曰。將軍許寡人乎。被曰不。直來為大王畫耳。臣
聞聰者聽於無聲。明者見於未形。故聖人萬舉萬
全。昔文王一動而功顯于千世。列為三代。此所謂
因天心以動作者也。故海內不期而隨。此千歲之
可見者。夫百年之秦近世之吳楚亦足以喻國家
之存亡矣。臣不敢避子胥之誅。願大王毋為吳王
之聽。昔秦絕先王之道殺術士燔詩書。壞禮義。尚

詐力。任刑罰。轉負海之粟。致之西河。當是之時。男
子疾耕。不足於糟糠。女子紡績。不足於蓋形。造蒙
恬築長城。東西數千里。暴兵露師。常數十萬。久者
不可勝數。僵尸千里。流血頃畝。百姓力竭。欲為亂
者十家而五。又使徐福入海求神異物。還為偽辭
曰。臣見海中大神言曰。汝西皇之使邪。臣答曰。然
汝何求。曰。願請延年益壽藥。神曰。汝秦王之禮薄。
得觀而不得取。即從臣東南至蓬萊山。見芝成宮。
闕有使者銅色而龍形。光上照天。於是臣再拜問
曰。宜何資以獻海神。曰。以令名男子。若振女。徐廣曰。振子童男女。與百工之事。即得之矣。秦
皇帝大說。遣振男女三千人。資之五穀。種種百工。

陳沂曰按任實苑後附他始自為王今乃言尉佗先王陳勝乃反被一時對辭不完其實耳

田汝成曰今太王二句過下八題聯

黃洪憲曰文武因天心以動便是文武之時高帝因時而動便是高帝之天故得天下之易莫楚逆天不知時是以身死天下笑未以淮南比之整可鑒豈文字之為利兵而不能奪理朝之心何耶

天月勾上耳

而行徐福得平原廣澤止王不來正義曰括地志云宜州在東海中秦始皇遣徐福將童男女遂止此州其後復有數洲萬家其上人有至會稽市易者關文是百姓悲痛相思欲為亂者十家而六又使尉佗踰五嶺攻百越尉佗知中國勞極止王不來使人上書求女無夫家者三萬人以為士卒衣補秦皇帝可其萬五千人於是百姓離心瓦解欲為亂者十家而七客謂高皇帝曰時可矣高皇帝曰待之聖人當起東南間不一年陳勝吳廣發矣高皇始於豐沛一倡天下不期而響應者不可勝數也此所謂蹈瑕候間因秦之亡而動者也百姓願之若旱之望雨故起於行陳之中而立為天子功高三王德傳無窮今大王見高皇帝得天下之易也獨

不觀近世之吳楚乎夫吳王賜號為劉氏祭酒應曰禮飲酒必祭示有先也故稱祭酒尊也復不朝王四郡之眾地方數千里內鑄消銅以為錢東煮海水以為鹽上取江陵木以為船一船之載當中國數十兩車國富民衆行珠玉金帛賂諸侯宗室大臣獨寶氏不與計定謀成舉兵而西破於大梁敗於狐父徐廣曰在梁陽之間奔走而東至於丹徒越人禽之身死絕祀為天下笑夫以吳越之衆不能成功者何誠逆天道而不知時也方今太王之兵衆不能十分吳楚之一天下安寧有萬倍於吳楚之時願大王從臣之計大王不從臣之計今見大王事必不成而語先泄也臣聞微子過故國而悲於是作麥秀之歌是痛紂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之不用王子比于也故孟子曰紂貴為天子。死曾
不若匹夫。是紂先自絕於天下久矣。非致之日而
天下去之。今臣亦竊悲大王棄千乘之君。必且賜
絕命之書。為羣臣先。死於東宮也。如淳曰。王時所居也。於是
王氣怨結而不揚涕。滿匡而橫流。即起歷階而去。
王有孽子。不害最長王弗愛。王王后太子皆不以
為子。兄數如淳曰。不以兄秩數。不害有子。建材高有氣。常
怨望太子。不省其父。伏後案。所善此注。服虔曰。不省錄。又怨時諸侯
皆得分子弟為侯。而淮南獨二子。一為太子建。父
獨不得為侯。建陰結交。欲告敗太子。以其父代之。
太子知之。數捕繫而榜笞建。建具知太子之謀。欲
殺漢中尉。即使所善壽春莊正。應前明結文。莊正。漢書隱曰。漢書作嚴正。以元朔

第贊曰。建以父怨。
欲殺淮南陰事。審
卿以父父。然深購
淮南事。適逢其會。
亦奇矣。

六年上書於天子曰。毒藥苦於口。利於病。忠言逆
於耳。利於行。今淮南王孫建材能高。淮南王王后
荼荼子太子遷常疾害建。建父不害無罪。擅數捕
繫。欲殺之。今建在。可徵問。具知淮南陰事。書聞上。
以其事下廷尉。廷尉下河南治。是時故辟陽侯孫
審卿善丞相公孫弘。怨淮南厲王殺其大父。乃深
購淮南事於弘。弘乃疑淮南有畔。逆計謀深窮治
其獄。河南治建辭引淮南太子及黨與淮南王患
之。欲發問伍被曰。漢廷治亂。伍被曰。天下治。王意
不說。謂伍被曰。公何以言天下治也。被曰。被竊觀
朝廷之政。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別。長幼之
序。皆得其理。上之舉錯。遵古之道。風俗紀綱。未有

陳沂日上極言天下之治見氏心之未去此極美大將

人議論甚正
增李廷机曰以下
曰欲發曰未發曰
計未決又曰恐國
陰事且竟自恐其
相二千石不解日
恐無功太史公肯
極力描寫

按男子之死
者一言此救發
伍被為已死也
具何知反謂具
不知所以反故
使漢將得過成
皇耳
王維楨曰漢將一
日句說得英特明
爽

所缺也。重裝富賈周流天下。道無不通。故交易之
道行。南越賓服。羌隸入獻。東甌入降。廣長榆。如淳曰廣
謂拓大之也。長榆塞名。開朔方。匈奴折翅傷翼。失
援不振。雖未及古。太平之時。然猶為治也。王怒。被
謝死罪。王又謂被曰。山東即有兵。漢必使大將軍
將而制山東。公以為大將軍。何如人也。被曰。被所
害者。黃義從。大將軍擊匈奴。還告被曰。大將軍遇
士大夫有禮。於士卒有恩。眾皆樂為之用。騎上下
山若蜚。材幹絕入。被以為材能如此。數將習兵。未
易當也。及謁者曹梁使長安來言。大將軍號令明
當。敵勇敢。常為士卒先。休舍穿井。未通須士卒盡
得水。乃敢飲。軍罷卒盡。已渡河。乃渡。皇太后所賜

金帛。盡以賜軍吏。雖古名將。弗過也。王默然。淮南
王見建已徵治。恐國陰事且覺。欲發被。又以為難。
乃復問被曰。公以為吳興兵。是邪。非也。被曰。以為
非也。吳王至富貴也。舉事不當。身歿丹徒。頭足異
處。子孫無遺類。徐廣曰一作臣。臣聞吳王悔之甚願。
王孰慮之。無為吳王之所悔。王曰。男子之所歿者
一言耳。徐廣曰一本無此。言字駟案。張晏曰。不。成
則歿一計耳。璣曰。或有二言。之交。以歿報。
矣。且吳何知反。璣曰。言吳王不知舉兵。反。漢將一
且過成臯者四十餘人。如淳曰。言吳不塞。成臯。今
我令樓緩先要成臯之口。漢書直云。緩無樓字。樓
人所益也。李奇曰。緩。似人姓名。韋昭曰。淮南臣。周
名。正義曰。成臯。故在河南澠水縣東南二里。周
被下潁川兵。塞轅轅伊闕之道。正義曰。轅轅。故關
在河南。蘇氏縣南。

○徐中行曰時汲
黯為河南太守故
安言及之雖以何
足憂為言實有憐
心故胡康侯云劉
安欲叛漢而憐汲
黯

陳沂曰有禍无福
之言似有决斷者
何其見之不終耶

按被非一日一
時之言故重登
不日忘耳

○徐中行曰時汲
黯為河南太守故
安言及之雖以何
足憂為言實有憐
心故胡康侯云劉
安欲叛漢而憐汲
黯

四十里伊闕故關在陳定發南陽兵守武關正義曰故河南縣南十九里武關在商州商洛縣東河南太守獨有雒陽耳何足憂然此北尚有臨晉關河東上黨與河内趙國
人言曰絕成臯之口天下不通據三川之險正義曰即成臯也招山東之兵舉事如此公以為何如被曰臣
見其禍未見其福也王曰左吳趙賢朱驕如皆以
為有福什事九成公獨以為有禍無福何也被曰
大主之羣臣近幸素能使衆者皆前繫詔獄餘無
可用者王曰陳勝吳廣無立錐之地千人之聚起
於大澤奮臂大呼而天下響應西至於戲而兵百
二十萬今吾國雖小然而勝兵者可得十餘萬非
直適戍之衆錢鏐棘於也徐廣曰大鏐謂之割

隱曰劉氏鐵音五口裏反鏐音廉公何以言有禍無福
自各反又鐵鄒音日機鏐音廉被曰往者秦為無道殘賊天下興萬乘之駕作阿
房之宮收太半之賦發閭左之戍正義曰閭左邊不役之民秦則役之父不寧子兄不便弟政苛刑峻天下敖然若
焦索隱曰民皆引領而望傾耳而聽悲號仰天呼心而怨上故陳勝大呼天下響應當今陛下臨制
天下一齊海內汎愛蒸庶布德施惠口雖未言聲
疾雷霆令雖未出化馳如神心有所懷威動萬里
下之應上猶影響也而大將軍材能不特章邯楊
熊也大王以陳勝吳廣諭之被以為過矣王曰苟
如公言不可徵幸邪被曰被有愚計王曰奈何被
曰當今諸侯無異心百姓無怨氣朔方之郡田地

○徐中行曰時汲
黯為河南太守故
安言及之雖以何
足憂為言實有憐
心故胡康侯云劉
安欲叛漢而憐汲
黯

○徐中行曰時汲
黯為河南太守故
安言及之雖以何
足憂為言實有憐
心故胡康侯云劉
安欲叛漢而憐汲
黯

所以微見被之充狀而思湯之專親也然被以入臣親教其主詐為秦書徒遂以激下反上固漢法所必誅矣湯論殺之是也使徒以其文辭而欲原其反逆其本不豈極乎王維翰曰前多美詞本乃為書進計何其智愚相背哉

光緒曰按淮南嘗作書戒有云戰慄曰日謹一日人莫敢於

此而噴於堦只十七字何等高致惜其以如是之材不務遵諸臣職以叛逆誅惟之及讀太史公云此非王通亦其臣下漸靡使然則伍被固為之魁耳被誠利口式

唐順之曰其謀此之田祿伯相將軍諸人不遠遠矣此亦越之計也能無為人擒乎陳仁子曰士欲忠

廣水草美民徙者不足以實其地臣之愚計可偽為丞相御史請書徙郡國豪傑任俠及有耐罪以上應劭曰輕罪不至於髡元其耐鬻故曰耐古耐字從彡髮膚之意蘇林以為法度之字皆從彡耐後改如是耐音若能如淳曰律耐為司寇耐為鬼薪白粲耐猶任也蘇林曰一耐為罰作三歲刑已能任其罪赦令除其罪產五十萬以上者皆徙其家屬朔方之郡益發甲卒急其會日又偽為左右都司空上林中都官詔獄逮書諸侯太子幸臣灼曰百官表宗正有左右都司空也如此則民怨諸侯懼即使辯武徐廣曰淮南隨而說之儻可徵幸仕得一乎王曰此可也雖然吾以為不至若此於是王乃令官奴入宮作皇帝璽丞相御史大將軍軍史中二千石都官令丞印及旁近郡太守都尉印

漢使節法冠蔡邕曰法冠楚王冠也秦滅楚以其冠賜御史○索隱曰崔浩云一冠也欲如伍被計使人偽得罪而西蘇林曰詐作罪人也事大將軍丞相一日發兵如淳曰淮南兵也○索隱曰崔浩曰一日猶一朝率然也使人即刺殺大將軍青而說丞相下之如淳曰以物蒙覆其頭而為發去其耳如淳曰耳章昭曰如蒙中發之甚易王欲發國中兵恐其相二千石不聽王乃與伍被謀先殺相二千石偽失火宮中相二千石救火至即殺之計未決又欲令人衣求盜衣漢書音義曰卒衣也持羽檄從東方來呼曰南越兵入界欲因以發兵乃使人至廬江會稽為求盜未發王問伍被曰吾舉兵西鄉諸侯必有應我者即無應奈何被曰南收衡山以擊廬江有尋陽之船守下雉之城徐廣曰在江夏縣案

受其主當執義以
力爭不當通詞以
中交被論與楚之
得失援引秦漢之
典其論甚正若
執此不交安知淮
南之心不有所忌
而不敢發被乃轉
為必不得已之論
既欲詐為丞相御
史書從豪傑以激
民怨又詐為詔獄
書逮諸侯太子及
幸臣以俱諸侯與
前之說真為二人
被誅宜哉故著之
以為大臣之戒

陳懿典曰余按
班史贊曰伍被安
於危國忠不終而
誅誅夷不亦宜
乎此固然矣竊謂
同造固為不軌告
變亦為不忠伍被
處此實九思而未
得其當也卒之其
於惡黨者其俠士
之肝腸與惜哉

蘇林曰下雉縣名○索隱曰結九江之浦絕豫章
雉音全爾反縣名在江南
之口正義曰即彭蠡湖
口北流出大江者
之下東收江都會稽也
正義曰江都揚州
屈疆江淮間猶可得
延歲月之壽王曰舍
無以易此急則走越
耳於是廷尉以王孫
建辭連淮南王太子
遷聞上遣廷尉監因
拜淮南中尉逮捕太
至淮南淮南王聞與
太子謀召相二千石
欲殺而發兵召相相
至內史以出為解中
尉曰臣受詔使不得
見王王念獨殺相而
內史中尉不來無益
也即罷相王猶豫計
未決太子念所坐者
謀刺漢中尉所與謀
者已死以為口絕乃
謂王曰羣臣可用者
皆前繫今無足與舉
事者王以非時發兵
無功

臣願會逮王亦偷欲
休徐廣曰偷即許太
子太子即自刎不殊
晉灼曰不伍被自請
吏因告與淮南王謀
反反蹤跡具如此吏
因捕太子王后圍王
宮盡求捕王所與謀
反賓客在國中者索
得反具以聞上下公
卿治所連引與淮南
王謀反列侯二千石
豪傑數千人皆以罪
輕重受誅衡山王賜
淮南王弟也當坐收
有司請逮捕衡山王
太子曰諸侯各以其
國為本不當相坐與
諸侯王列侯會肄丞
相諸侯議也○索隱
曰案肄習也音異趙
王彭祖列侯臣讓等
四十三人議皆曰淮
南王安甚大逆無道
謀反明白當伏誅膠
西王臣端議曰淮南
王安廢法行邪懷詐
傷心以亂天下發惑
百姓倍畔

按從容漢書作
縱更注從子勇
反更音勇

求能為兵法候星氣者日夜從容王密謀反事
日密豫王后乘舒死立徐來為王后厥姬俱幸兩
人相妬厥姬乃惡王后徐來於太子曰徐來使婢
蠱道殺太子母太子心怨徐來徐來兄至衡山太
子與飲以刃刺傷王后兄王后怨怒數毀惡太子
於王太子女弟無采嫁棄歸與奴妬又與客妬太
子數讓無采無采怒不與太子通王后聞之即善
遇無采無采及中兄孝少失母附王后王后以計
愛之與共毀太子王以故數擊笞太子元朔四年
中人有賊傷王后假母者漢書音義曰傳母屬王疑太子使
人傷之笞太子後王病太子時稱病不侍孝王后
無采惡太子太子實不病自言病有喜色王大怒

按此連下幾欲
字掃摩王后隱
情幽盡

王章曰太子遺謫
不能自盡適以若
所為為此謫之術
陋亦甚矣

欲廢太子立其弟孝王后知王決廢太子又欲拜
廢孝王后有侍者舍舞王幸之王后欲令侍者與
孝亂以汙之欲拜廢兄弟而立其子廣代太子太
子爽知之念后數惡已無已時欲與亂以止其口
王后飲太子前為壽因據王后股求與王后臥王
后怒以告王王乃召欲縛而笞之太子知王常欲
廢已立其弟孝乃謂王曰孝與王御者妬無采與
奴妬王彊食請上書即倍王去王使人止之莫能
禁乃自駕追捕太子太子妄惡言王械繫太子宮
中孝日益親幸王奇孝材能乃佩之王印號曰將
軍令居外宅多給金錢招致賓客賓客來者微知
淮南衡山有逆計日夜從容勸之王乃使孝客江

都人救赫陳喜作輶車鏃矢徐廣曰輶車戰車也音扶萌反○索隱曰

救漢書作枚劉向別錄云易家有救民之法也刻天子璽將相軍吏印王

日夜求壯士如周丘等數稱引吳楚反時計畫以

約束衡山王非敢效淮南王求即天子位畏淮南

起拜其國以為淮南已西發兵定江淮之間而有

之望如是元朔五年秋衡山王當朝六年過淮南

淮南王乃昆弟語除前卻約束反具衡山王即上

書謝病上賜書不朝元朔六年中衡山使入上書

請廢太子爽立孝為太子爽聞即使所善白贏之

長安上書索隱曰贏音盛人姓名也言孝作輶車鏃矢與王御

者奸欲以敗孝白贏至長安未及上書吏捕贏以

淮南事繫王聞爽使白贏上書恐言國陰事即上

書反告太子爽所為不道棄而罪事下沛郡治

元朔七年冬有司公卿下沛郡求捕所與淮南謀

反者未得得陳喜於衡山王子孝家吏劫孝自匿

喜孝以為陳喜雅數與王計謀反恐其發之聞律

先自告除其罪又疑太子使白贏上書發其事即

先自告告所與謀反者救赫陳喜等廷尉治驗公

卿請逮捕衡山王治之天子曰勿捕遣中尉安

日案漢書表太行息索隱曰案漢書表李息即問王王具以

情實對吏皆圍王宮而守之中尉大行還以聞公

卿請遣宗正大行與沛郡雜治王王聞即自剄殺

孝先自告反除其罪坐與王御婢奸棄而王后徐

來亦坐蠱殺前王后乘舒及太子爽坐害王不孝

案約意自此傳起

處先以王后諸妃

未後復以王后諸

紀及男女等結之
可謂首尾相應
趙恒曰引詩我
飲是鷹荆舒是德
淮南衡山之封國
太犬而親我狄以
致亂結之以荆楚
引詩之意相應
按圖說云荆楚
也輪屋散為荆
州分為楚南陽
後張先道先張
太史公論淮南
衡山謀為逆
而煥之荆楚俗
薄悍勇輕悍盡
有野本云

皆棄市諸與衡山王謀反者皆族國除為衡山郡
太史公曰詩之所謂戎狄是鷹荆舒是懲信哉是
也淮南衡山親為骨肉疆土千里列為諸侯不務
遵蕃臣職以承輔天子而專挾邪僻之計謀為畔
逆仍父子再亡國各不終其身為天下笑此非獨
王過也亦其俗薄臣下漸靡使然也夫荆楚悍勇
輕悍好作亂乃自告記之矣
索隱述贊曰淮南多橫舉事非正天子寬仁其
過不更輟車致禍半粟成誅王安好學女陵作
傾國殞命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一十八終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一十九

吳興凌稚隆輯校
溫陵李光縉增補

循吏列傳第五十九

索隱曰謂本漢
循吏之吏也

趙恒曰法公為
大刑罰為武奉戰
循吏四字乃太史
循吏之本旨

太史公曰法令所以導民也刑罰所以禁姦也文
武不備良民懼然身修者官未曾亂也秦職循理
亦可以為治何必威嚴哉

孫叔敖者正義曰說苑云孫叔敖為令尹十國吏
來弔曰有身貴而驕人者民去之伍已高而操權

敬受命願聞餘教父曰伍已高而意益下官益大
而心益小祿已厚而慎不取君謹守此三者足以

治楚之處士也虞丘相進之於楚莊王以自代也
三月為楚相施教導民上下和合世俗盛美政緩

禁止吏無姦邪盜賊不起秋冬則勸民山採春夏

按雜事龜云楚
莊王罷朝而晏
樊姬問其故王
曰今日與賢相
語不知晏姬曰
妾相為誰王曰
虞丘子相曰虞
丘子為相數十
年未嘗進一失
安得為賢王以
姬之言為虞丘
王虞丘子于是
辭位而進孫叔

故楚卒以伯樊
姬有方焉

王維相曰无他果
政皆備實者行之

朱應登曰孫叔敖
弛庫車之令而高
其相者示之行也
西門豹罷河伯之
賜而數其渠者示
之好也

以水徐廣曰乘多水各得其所便民皆樂其生莊
王以為幣輕更以小為大百姓不便皆去其業市
令言之相曰市亂民莫安其處次行之不定相曰如
此幾何頃乎市令曰三月頃相曰罷吾今令之復
矣後五日朝相言之王曰前日更幣以為輕今市
令來言曰市亂民莫安其處次行之不定臣請遂
令復如故王許之下令三日而市復如故楚民俗
好庫車索隱曰庫下也音婢王以為庫車不便馬欲下令使
高之相曰令數下民不知所從不可王必欲高車
臣請教間里使高其相索隱曰相門限也音口本反乘車者皆
君子君子不能數下車王許之居半歲民悉自高
其車此不教而民從其化近者視而效之遠者四

交約言曰將叙鄭
子產之政先以國
亂起察

按韓詩外傳云
子產之治鄭一
年而刑殺
省二年而刑殺
之罪已三年而
庫充拘人故民

面望而法之故三得相而不喜知其材自得之也
三去相而不悔知非已之罪也皇覽曰叔敖家在南郡江陵故城中
日十里民傳孫叔敖曰葬我廬江波後當為萬戶
邑去故楚都郢城北三十里所成曰孫叔敖教教沮
澤之池也

子產者鄭之列大夫也索隱曰按有管晏列傳其
大夫合著在管晏之下鄭昭君之時以所愛徐擊
不宜散入循吏之篇
為相索隱曰按鄭系家云子產鄭成公之少子事
擊作相之事抑別有國亂上下不親父子不和太
所出太史記異耳

官子期言之君以子產為相索隱曰子期亦鄭之
無其說按系家鄭相子西子期之子為相一年豎
與子產同時蓋亦子期之兄弟也

子不戲狎班白不提挈僮子不犁畔二年市不豫
賈索隱曰賈音價謂賈時三年門不夜關徐廣曰

婦之如永就下
愛之如孝子敬
父母子產病將
死國人皆時嗟
曰誰可使代乎
產死者乎及其
不克死也士大
夫哭之于朝商
賈哭之于市農
夫哭之于野哭
哭之者皆如喪
父母

按韓詩外傳云
此明子產為已
者也故老子曰
後其身而身先
外其身而身存
非以其無私乎
故成其私詩
曰思無邪此之
謂也

道不拾遺四年田器不歸五年士無尺籍正義曰
無一尺方板之籍書喪期不令而治治鄭二十六
年而然丁壯號哭者人兒啼曰子產去我久乎民
將安歸也○索隱曰按左傳及系家云子產死孔
子泣曰子產古之遺愛也又韓詩稱子
產卒鄭人耕者輟耒婦人損其佩哭也
公儀休者魯博士也以高弟為魯相奉法循理無
所變更百官自正使食祿者不得與下民爭利受
天者不得取小客有遺相魚者相不受客曰聞君
嗜魚遺君魚何故不受也相曰以嗜魚故不受也
今為相能自給魚今受魚而免誰復給我魚者吾
故不受也食茹而美拔其園葵而棄之見其家織
布好而疾出其家婦燔其機云欲令農士工女安

所離其貨乎

何孟春曰追殺入
者乃其父也者何
不手之而俱以不
然不遠言于庭而
父殺人之惡不聞
于人亦得所以為
父隱之道矣乃持
厚之信以伏斧
鑕而博司直之責
可哀哉
邵室曰君子之論
善惡論其心而逃
罪為本不然且可
為而者獨不可乎
雖然下獄于寺則
責其庭錢矣
楊慎曰新序亦載
此事文來更經當
參煩
王世貞曰余少
習太史公書固竊
之至諸傳清純真

石奢者楚昭王相也堅直廉正無所阿避行縣道
有殺人者相追之乃其父也縱其父而還自繫焉
使人言之王曰殺人者臣之父也夫以父立政不
孝也廢法縱罪非忠也臣罪當死王曰追而不及
不當伏罪子其治事矣石奢曰不私其父非孝子
也不奉主法非忠臣也王赦其罪上惠也伏誅而
死臣職也遂不受令自刎而死
李離者晉文公之理也正義曰理過聽殺人自掩
當死文公曰官有貴賤罰有輕重下吏有過非子
之罪也李離曰臣居官為長不與吏讓位受祿為
多不與下分利今過聽殺入傳其罪下吏非所聞

歷代史記卷之九
也辭不受令文公曰子則自以為有罪寡人亦有
罪邪李離曰理有法失刑則刑失刑則失公以臣
能聽微決疑索隱曰言能聽察微理以決疑獄故
也又尚書曰周孔司寇以五聽察獄詞氣色耳目
六日至旬時是也故使為理今過聽殺人罪當
死遂不受令伏劍而死
太史公曰孫叔敖出一言郢市復子產病死鄭民
號哭公儀子見好布而家婦逐石奢縱父而死楚
昭名立李離過殺而伏劍晉文以正國法
索隱述贊曰奉職循理為政之先恤人休國良
史述焉叔孫鄭產自昔稱賢拔葵一利赦父非
德李離伏劍
為法而然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一十九終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二十

吳興凌雅隆輯校
溫陵李光緒增補

汲黯列傳第六十

王維曰始末所
具只是直更不
雜以他筆
茅坤曰通篇以抗
直寫汲黯為精
神而不空先術亦
相見

楊慎曰然字著處
下句又有力看他
寫汲黯自初使越
便別至矯制又別
其平生如此故所
至為朝廷重

汲黯字長孺潁陽人也其先有寵於古之衛君文
曰六國時至黯七世世為卿大夫黯以父任孝景
時為太子洗馬以莊見憚索隱曰莊者嚴也謂嚴
威也自漢明帝諱莊故
曰後莊孝景帝崩太子即位黯為謁者東越相攻
上使黯往視之不至至吳而還報曰越人相攻固
其俗然不足以辱天子之使河內失火延燒千餘
家上使黯往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燒索
音鼻不足憂也臣過河南河南貧人傷水旱萬餘
家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持節發河南倉粟以
振貧民臣請歸節伏矯制之罪上賢而釋之遷為

王維積曰此斷述
黯性行他人或用
在首或于尾則為
常太史公作乘間
入此非漫及也
草坤曰述雅行如
此者欲為後事
張本耳
董份曰言其既善
以見黯好直

榮陽令黯耻為令歸田里上聞乃召拜為中大
夫以數切諫不得久遷為東海太守黯學黃
老之言治官理民好清靜擇丞史而任之律如淳曰
都尉尉諸侯內史史各一人卒史書佐各十人今總
言丞史或以為攝郡丞及史使任之鄭當時為大
農推官屬丞其治責大指而已不苛小黯多病卧
閨閣內不出歲餘東海大治稱之上聞召以為主
爵都尉列於九卿治務在無為而已弘大體不拘
文法黯為人性倨少禮面折不能容人之過合已
者善待之不合已者不能忍見士亦以此不附焉
然好學游俠任氣節內行脩絜好直諫數犯主之
顏色常慕傅柏袁盎之為人也为孝王將素仇直
○索隱曰傳音善灌夫鄭當時及宗正劉棄徐廣
付人姓柏各

列後稱曰昔子長
德實昭明其人善
灌夫鄭當時亦借
以明之皆傳中品
目也

貴能自汲黯以純
剛至正之氣卓出
漢廷之右自天子
以下皆震懼之言
雖不用漢鼎之增
重亦多矣予曰積
也怒言漢剛黯度
義不怒者矣

云名棄疾○索隱亦以數直諫不得久居位當是
日漢書見名棄疾時太后弟武安侯盼為丞相中二千石來拜謁盼
不為禮然黯見盼未嘗拜常揖之天子方招文學
儒者上曰吾欲云云張晏曰所言黯對曰陛下內
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默然
怒变色而罷朝公卿皆為黯懼上退謂左右曰甚
矣汲黯之讜也索隱曰讜思也音陟降反羣臣或數黯黯曰天
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諛承意陷主於不義
乎且已在其位縱愛身奈辱朝廷何黯多病病且
滿三月上常賜告者數如淳曰杜欽所謂病滿賜
日賜告得去官歸家與告居官終不愈最後病莊
不視事○索隱曰數音所角反終不愈最後病莊
助為請告徐廣曰最上曰汲黯何如人哉助曰使

董仲舒曰助能之賢
之為久亦知人矣

崔詵曰漢武帝雄
才大略智臣漢士

或以優章或以願
使一犯禁戒刑辟

無不假借獨以灰
燼黜不冠不敢見

唯其為君親臣准
南王親漢廷公卿

獨強長孫藏和謀
而不改其節亦近

干已正物正者次
楊慎曰將言望

見諸避中故先
從衛青弘常日見

時說來如此則前
所謂尊重後所謂

封侯皆有不足道
矣

倪思曰放杭就
殆柱以為直故折

余有下曰按謂湯
悉行苛刻而又毀

杭伯制以成其事
功即所謂紛更之

說也

獨慎曰其言深文
詆至以勝為功

何其深切痛至非
老成閱歷則惟周

謹不能為此言也
更去之非是

黯任職居官無以踰人索隱曰踰音吏案漢書作踰音猶勝也然至

其輔少主守城深堅招之不來麾之不去雖自謂

賁育亦不能奪之矣上曰然古有社稷之臣至如

黯近之矣大將軍青侍中上踞廁而視之如淳曰謂牀邊踞牀視之丞相弘燕見上或時不冠至

如黯見上不冠不見也上嘗坐武帳中應劭曰武帳織成上

武土象也孟康曰今御武帳置兵關此下即上篇時事黯前奏事上

不冠望見黯避帳中使人可其奏其見敬禮如此

張湯方以更定律令為廷尉黯數箴責湯於上前

曰公為正卿上不能褒先帝之功業下不能抑天

下之邪心安國富民使囹圄空虛二者無一焉非

苦就行放析就功何乃取高皇帝約束紛更之為

如淳曰公以此無種矣黯時與湯論議湯常狂

文深小苛黯仇厲守高不能屈忿發罵曰天下謂

刀筆吏不可以為公卿果然必湯也今天下重足

而立側目而視矣是時漢方征匈奴招懷四夷黯

務少事乘上間常言與胡和親無起兵上方向儒

術尊公孫弘及事益多吏民巧弄索隱曰音上公別文法湯等數奏決讞以幸索隱曰讞音魚列反而黯常毀

儒面觸弘等徒懷詐飾智以阿人主取容而刀筆

唐順之曰揖田盼
揖大將軍預兩地

楊慎曰大將軍有
揖客及不重耶句
甚高問大將軍又
高近于平生可有

重份曰黜以旗直
責矣休持朝廷設
則可至以已官職
而望君上毀人之
進則趨矣故史著
其痛而漢武亦
待其不卒也

按文子云虛元
因循後而不

先辟為積薪薪
後者處上汲長
孺之黃老之言
故引而用之耳

光緒曰按官刑
云上下比罪言
於法無條則上
比重罪下比輕
罪上下相比視
其所犯當等誰
同然後定法如
今律元明文則
許用例也然當
上下比罪之時
吏多因緣為奸
差錯若比如長
安買人者相和

請徙黯為右內史為右內史數歲官事不廢大將
軍青既益尊姊為皇后然黯與亢禮人或說黯曰
自天子欲羣臣下大將軍大將軍尊重益貴君不
可以不拜黯曰夫以太將軍有揖客及不重邪太
將軍聞愈賢黯數請問國家朝廷所疑遇黯過於
平生淮南王謀反憚黯曰好直諫守節義難惑
以非至如說丞相弘如發蒙振落耳天子既數征
匈奴有功黯之言益不用始黯列為九卿而公孫
弘張湯為小吏及弘湯稍益貴與黯同位黯又非
毀弘湯等已而弘至丞相封為侯湯至御史大夫
故黯時丞相史皆與黯同列或專用過之黯褊心
不能無少望見上前言曰陛下用羣臣如積薪

後來者居上上默然有間黯罷上曰人果不可以
無學觀黯之言也日益甚居無何匈奴渾邪王率
眾來降漢發車二萬乘縣官無錢從民貰馬日貫
音時夜反貫賒民或匿馬馬不具上怒欲斬長安
令黯曰長安令無罪獨斬黯民乃肯出馬且匈奴
畔其主而降漢漢徐以縣次傳之何至今天下騷
動罷弊中國而以事夷狄之人乎上默然及渾邪
至賈人與市者坐當死者五百餘人黯請問見高
門如淳曰黃圖未央曰夫匈奴攻當路塞絕和親
中國興兵誅之成傷者不可勝計而費以巨萬百
數臣愚以為陛下得胡人皆以為奴婢以賜從軍
從事者家所鹵獲因子之以謝天下之苦塞百姓

王市者坐當宛者五百餘人此則以不可行之法而強比附者也。不有及長編。真言民安指足。我長編之言曰。愚民安知市。買長安中物而文吏以爲關。此則不易之論。余有丁日上默然。看其美請亦危矣。

之心。今縱不能渾邪率數萬之衆來降。虛府庫賞賜發良民侍養。譬若奉驕子。愚民安知市買長安中物而文吏繩以爲關。出財物于邊關乎。應劭曰。律胡市吏民不得持兵器出關。關於京師。市買其法一也。贊曰。無符傳出入爲關。陛下縱不能得匈奴之資以謝天下。又以微文殺無知者五百餘人。是所謂底其業而傷其枝者也。臣竊爲陛下不取也。上默然不許。曰。吾久不聞及黯之言。今又復妄發矣。後數月黯坐小法。會赦免官。於是黯隱於田園。居數年。會更五銖錢。徐廣曰。元符五銖錢。民多盜鑄。錢楚地尤甚。上以爲淮陽楚地之郊。乃召拜黯爲淮陽太守。黯伏謝不受印。詔數彊子。然後奉詔。詔召見黯。黯爲上泣。曰。臣自以爲填溝壑。不復見陛下。不意陛下復收用之。臣常有狗馬病。力不能任郡事。臣願爲中郎。出入禁闕。補過拾遺。臣之願也。上曰。君薄淮陽邪。吾今召君矣。黯隱曰。今也謂今日。顧淮陽吏民不相得。吾徒得君之重。後即召君。黯而治之。黯既辭行。過大行李息。曰。黯棄居郡。不得與朝廷議也。然御史大夫張湯智足以拒諫。詐足以飾非。務巧佞之語。辯數之辭。非肯正爲天下言。專阿主意。主意所不欲。因而毀之。主意所欲。因而譽之。好興事。舞文法。如淳曰。舞。內懷詐以御主。心外挾賊吏以爲威重。公列九卿。不早言之。公與之俱受其僂矣。息畏湯終不敢言。黯居郡如故治。淮陽政清。後張湯果敗。上聞黯與息言抵息罪。令

按考要云。漢書更其文曰。臣常有狗馬之心。今病力不能任郡事。師古注。病力。病甚。皆非也。若厥助傳曰。有狗馬之病。不能勝服。此云史公語同。王維預曰。帝正不欲黯在內。乃自請。

按黯謂不得與朝廷議。字頭。黯明忠君之心。授主意。所不欲。二語足矣。古今奸臣之態。安論。衡云。淮陽鑄錢。更不罷。蔡汝黯爲太守。不壞三鑪。不刑一人。高枕安臥。

不復見陛下。不意陛下復收用之。臣常有狗馬病。力不能任郡事。臣願爲中郎。出入禁闕。補過拾遺。臣之願也。上曰。君薄淮陽邪。吾今召君矣。黯隱曰。今也謂今日。顧淮陽吏民不相得。吾徒得君之重。後即召君。黯而治之。黯既辭行。過大行李息。曰。黯棄居郡。不得與朝廷議也。然御史大夫張湯智足以拒諫。詐足以飾非。務巧佞之語。辯數之辭。非肯正爲天下言。專阿主意。主意所不欲。因而毀之。主意所欲。因而譽之。好興事。舞文法。如淳曰。舞。內懷詐以御主。心外挾賊吏以爲威重。公列九卿。不早言之。公與之俱受其僂矣。息畏湯終不敢言。黯居郡如故治。淮陽政清。後張湯果敗。上聞黯與息言抵息罪。令

而淮陽政清

劉辰翁曰因黜故生安因安故又及段宏可謂展轉甚不切者及言衛人然後一時出處有可嘆者又與傳弟一語有鑑于古之衛君者相承云

茅坤曰鄭君者豈其節義之士耶惜乎太史公不能自勒為一傳朱翌曰漢高金諸故項指臣名指謂之於達大度鄭君曾事藉猶不奉詔

五霸公則曰使小臣用致丁公何也

茅坤曰鄭莊手汲長孺行不相似其其好黃老死同其約言曰曰其慕長者如恐不見曰其將知交皆其大父行曰客死富門以貴下人曰侯上之聞言不言天下之長者曰推戴士及官屬丞史太史公死轉舉寫而鄭莊之好黃老善見矣

光緒曰余讀史至鄭君守節節不背為漢王名籍其軍抑何儒烈也其子當時以才諸國位九卿乃曰置駟馬請謝客在朝

黯以諸侯相秩居淮陽如淳曰諸侯主相在郡守石傳月二萬二千七歲而卒徐廣曰元卒後上以黯故官其弟汲仁至九卿子汲偃至諸侯相黯姑姊子司馬安亦少與黯為太子洗馬安文深巧善宦官四至九卿以河南太守卒昆弟以安故同時至二千石者十人濮陽段宏索隱曰案漢書作段宏始事蓋侯信徐廣曰太信任宏宏亦再至九卿然衛人仕者皆嚴憚汲黯出其下

鄭當時者字莊陳人也其先鄭君漢書音義曰當時父嘗為項籍將籍歿已而屬漢高祖令諸故項籍臣名籍鄭君獨不奉詔詔盡拜名籍者為大夫而逐鄭君鄭君歿孝文時鄭莊以任俠自喜脫張禹於危服

日梁孝王上之聲聞梁楚之間孝景時為太子舍人將楚相之弟聲聞梁楚之間孝景時為太子舍人每五日洗沐常置驛馬長安諸郊如淳曰交道四

便驛日諸郊謂長安四面郊祀之處閑靜可以存請賓客索隱曰置驛馬謂於置驛馬也

諸故人請謝賓客夜以繼日其明且常恐不徧莊好黃老之言其慕長者如恐不見年少官薄然

其游知交皆其大父行天下有名之士也武帝立莊稍遷為魯中尉濟南太守江都相至九卿為右

內史以武安侯魏其時議貶秩為詹事遷為太農令莊為太史誠門下客至無貴賤無閉門者執賓

主之禮以其貴下人在廉又不治其產業仰奉賜以給諸公然其餽遺人不過算器食徐廣曰算音

索隱曰算謂竹器以言每朝侯上之間說未嘗無銅漆也漢書作具器食

承意不敢其也
當為又何應也
庸子哉
茅坤曰好揚主類
亦其生平得力處
楊慎曰有味其言
之正在之字謂常
引以為資乎已之
言
按行千里不齎
糗其所手者衆
也

按陳謂受顧貨
而載運也言非
當得保其貨
客司農載運
也

茅坤曰司馬安手
沒諸葛孔明兄弟
耶

茅坤曰此兩人行
旨不同而意氣
相合其意也賈客
並及於太史合為
一傳以墓寫之
楊慎曰因當時
沒諸葛上有盧字故
下面就家貧家貧
而後賈客賈此兩
人皆居鄉卒卒時
後皆元祿對漢書
何誤也

王莽曰太史公感
厥之言其深情從
朋友不救刑中

徐中行曰子長
之作史記列傳也

不言天下之長者其推轂士及官屬丞史誠有味

其言之也常引以為賢於已未嘗名吏與官屬言

若恐傷之聞人之善言進之上唯恐後山東士諸

公以此翕然稱鄭莊鄭莊使視決河自請治行五

日如淳曰治行上曰吾聞鄭莊行千里不齎糧請

治行者何也然鄭莊在朝常趨和承意不敢甚引

當否及晚節漢征匈奴招四夷天下費多財用益

匱莊任人賓客為大農儼人徐廣曰一作入二云

人蓋興生財利如今方宜矣駟案晉灼曰大農儼人儼

大農而任使其賓客幸較任儼也瓚曰任人謂保

任見舉者○索隱曰儼音郎儼反幸較音姑角謂

當時作大農任賓客儼人取庸直也或者賈物以

應官取庸故下云多通負也幸較字亦作酷推推

者獨也言國家獨推酷也此云幸較亦謂令賈客

任人專其利多通負司馬安為淮陽太守發其事

莊以此陷罪贖為庶人頃之守長史相長史也上

以為老以莊為汝南太守數歲以官卒鄭莊沒諸

始列為九卿廉內行修絜此兩人中廢家貧賓客

益落索隱曰落零及居郡卒後家無餘貲莊兄

弟子孫以莊故至二千石六七人焉

太史公曰夫以沒鄭之賢有勢則賓客十倍無勢

則否況眾人乎下邳翟公有言○徐廣曰邳一作平

縣名屬始翟公為廷尉賓客闐門及廢門外可設

雀羅翟公復為廷尉賓客欲往翟公乃大署其門

曰一歎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

一賤交情乃見沒鄭亦云悲夫

索隱述贊曰河南矯制自古稱賢淮南臥理天

下伏焉積薪興歎仇直愈堅鄭莊推上天下翕

以賈生續屈平之
後而附三騶甲駟
之屬於孟軻雖年
代遠邇人品不同
然有深意焉第以
汲黯與鄭莊同聲
則子所不解說者
謂長儒伴直不能
容人之過當其好
客能推人之貧夫
也近合而實之以
疾惡古遺直也莊
之推賢好客之人
也合而贊之迂亦
淺乎知無者也

然交道勢利
翟公愴然

楊慎曰按野客叢書云炎涼世態自古而
然廉頗為趙將賓客盡至及其免歸賓客
盡去後復為將客又至趙曰客退矣客曰
君何見之晚也夫以市道交君有勢我即
從君無勢我即去此其理也又何必然焉
無以應孟嘗君為齊相賓客盡至及其廢
黜賓客盡去後復為相客又至孟嘗君曰
客何面目見文乎客曰君獨不見夫朝趨
市者乎明旦側肩爭門而入日暮之後過
市中者掉臂不顧非好朝而惡暮所期物
其中也孟嘗君卒善遇之異時翟公事正
與此二事同翟公惡之大夫書其門曰一
下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
一賤交情乃見客固薄矣翟公何怪之有
惜乎無有以三
客之言告之者
黃震曰沒謂論帝多欲勸帝無起兵諫帝
迎渾邪王切責張湯苛法而拳拳願出入
禁闥補過拾遺切直忠盡漢庭第一帝稍
听之何至下輪臺之詔耶○鄭莊委曲禮
下雖少諒諒之風然內行修潔沒無餘
財與及黜等此太史公以之行修潔沒無餘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二十一

吳興凌雅隆輯校
溫袁李光縉增補

儒林列傳第六十一

正義曰姚承云儒謂博士為儒雅之林綜理
古文宣明舊藝咸勸儒者以成王化者也

太史公曰余讀功令

索隱曰案謂學考課功著至

於廣厲學官之路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夫

周室衰而關雎作幽厲微而禮樂壞諸侯恣行政

由彊國故孔子閔王路廢而邪道興於是論次詩

書修起禮樂適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自衛返魯

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正義曰鄭玄云魯哀公

孔子還修正之故也世以混濁莫能用是以仲尼于

七十餘君無所遇索隱曰後之記者失辭也案家

用謂周鄭齊宋曹衛陳楚杞莒匡曰苟有用我者

等爾縱歷小國亦無七十餘君也

王維慎曰文李樂
虞世代沿革此文
倫之有他叙數千
百年事略元涉漏
金龜詳曰首以讀
功令廣厲學官之
路而發嘆蓋嘆六
藝之廢而與之難
也亦執與于孔子
至秦而廢漢興之
初尚未能復至武
帝尚儒至昭文李
之生而公孫弘能
承輔以受之于是
倫載其諸著功令
所以廣厲學官之
路者于末應篇首
發揮各字有照應
按首叙孔子刪

詩書春秋
儒宗也

趙恒曰序論不
意孔子因于路廢
而和道與於是論
次詩書修明札樂
作春秋皆先王之
道也孔子卒後七
十子之徒云云為
王者師孔子之教
也並爭於戰國焚
坑於秦賴齊魯之
士而竟存黃老刑
名於漢得齊魯而
後傳至公孫弘以
春秋白衣云云而
後天下士靡然
繼風為李官則悼
道之與廢而請于
朝者為功令而後
天下士多文章
公孫弘齊人也謂
齊魯之開於孔子
曰以承其天性

李廷机曰現儒
林以孔子陳涉為
言則知列人于
世家更迂之特筆
也其意自春秋以
來夫子維持王道
之心不遂不極乎
悲不止也

邵宝曰諸儒後陳
涉者使其不死其
後叔孫通乎涉且
後夫况高祖之召
其有介乎當時
而生仲安在哉前
不後用後不從通
非有定見其何
于斯
劉子翬曰孔甲誠
先塞而思身情者
然使甲知涉不滿
歲而甲必不輕
上之也委實為臣
上之俱死仁指紳

期月而已矣西狩獲麟曰吾道窮矣故因史記作

春秋以當王法其辭微而指博後世學者多錄焉

徐廣曰錄自孔子卒後七十子之徒散游諸侯大

者為師傅卿相索隱曰案子夏為魏文侯師子貢

亦仕齊為卿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隱而不見故子

路居衛案仲尼弟子列傳子路子張居陳正義曰

澹臺子羽居楚正義曰今蘇州城南五里子夏居

西河正義曰子貢終於齊正義曰如田子方段干

木吳起禽滑釐之屬皆受業於子夏之倫為王者

師是時獨魏文侯好學後陵遲以至千始皇天下

並爭於戰國儒術既絀焉然齊魯之門學者獨不

廢也於威宣之際孟子荀卿之列咸遊其門

而潤色之以學顯於當世及至秦之季世焚詩書

坑術士正義曰顏云今新豐縣溫湯之處號儒

坑坑古相傳以秦坑儒處也衛宏詔定古文尚書序

云秦既焚書悉天下不從所改更法而諸生到者

拜為郎前後七十人乃密種瓜於驪山陵谷中溫

處瓜實成詔博士諸生說之人言不同乃令就視

為伏機諸生賢儒皆至焉方相難不決因六藝從

此缺焉陳涉之王也而魯諸儒持孔氏之禮器往

歸陳王於是孔甲為陳涉博士徐廣曰孔子八世

卒與涉俱歿陳涉起匹夫驅瓦合適戍索隱曰適

旬月以王楚不滿半歲竟滅亡其事至微淺然而

縉紳先生之徒負孔子禮器往委質為臣者何也

以秦焚其業積怨而發憤于陳王也及高皇帝誅

項籍舉兵圍魯魯中諸儒尚講誦習禮樂絃歌之

先生言細事式蓋
甲之知不明不知
勝之不足也若
知其必以從之
秦之俱死此時
匹夫之發憤耳局
足貴哉
一按自此以下叙
又李自漢始四

柯維騷曰披漢武
初鄉儒術招吳良
趙綰王臧等以不
李公卿欲議古
制則會實太后不

法諸明以爲皆燒
後教年當太后崩
始進魯文李之士
而公孫弘以布衣
位至通侯使弘與
綰臧易時而仕其
禍福相迫矣故曰
遲不遇者時也

楊慎曰太史公平
隼書云公孫弘以
春秋之義繩臣下
取漢相自序云公
孫弘以春秋白衣
爲天子三公見書
不事書及詩見
意深數失儒效不
百于天下而文奸

音不絕豈非聖人之遺化好禮樂之國哉故孔子
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
知所以裁之夫齊魯之間於文學自古以來其天
性也故漢興然後諸儒始得修其經說講習太射
鄉飲之禮叔孫通作漢禮儀因爲太常諸生弟子
共定者咸爲選首於是喟然歎興於學然尚有下
戈平定四海正義曰顏云陳絺盧縮韓信黥布之徒相次反叛征討也亦未暇
遑庠序之事也孝惠呂后時公卿皆武力有功之
臣孝文時頗徵用正義曰言孝文稍用文學之士居位然孝文帝本
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竇太后又好
黃老之術故諸博士具官待問未有進者及今上
卽位趙綰王臧之屬明儒學而上亦鄉之於是

方正賢良文學之士自是之後言詩於魯則申培
公徐廣曰一作培韋昭曰培申公名音扶尤反索隱曰鄒氏音普來反於齊則轅
固生正義曰申轅姓培固名公生其處號也於燕則韓太傅索隱曰韓嬰也
王太傅言傳書自濟南伏生索隱曰謝承云秦氏季代有魯勝紀年云字子賤
言禮自魯高堂生索隱曰謝承云秦氏季代有魯勝紀年云字子賤
自漢已來學者皆號生言易自菑川田生言春秋
於齊魯自胡毋生索隱曰母音無胡姓也字子都於趙自董仲
舒及竇太后崩武安侯田蚡爲丞相絀黃老刑名
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數百人而公孫弘以春秋
白衣爲天子三公徐廣曰一云自封以平津侯天
下之學士靡然鄉風矣公孫弘爲學官悼道之鬱
滯乃請曰丞相御史言正義曰自此以下皆弘奏請之辭制曰蓋

天明丙午年
也飾作為儒術之蓋

按韓信先不行不得推擇為吏主父偃李牧橫諸儒排擯不容李陵降匈奴隗西士大夫以為肥秦漢之後猶重清議猶嚴是以禮官勸學則曰黑鄉里之化也

聞導民以禮風之以樂婚姻者居室之大倫也今禮廢樂崩朕其愍焉故詳延天下方正博聞之士咸登諸朝其令禮官勸學講議洽聞興禮以為天下先太常議與博士弟子崇鄉里之化以廣賢材馬謹與大常臧漢書百官表孔臧也博士平等議曰聞三代之道鄉里有教夏曰校正義曰校教也殷曰序正義曰序教也日序舒也周曰序正義曰序詳也言舒禮教也言詳審經典也其勸善也顯之朝廷其懲惡也加之刑罰故教化之行也建首善自京師始由內及外今陛下昭至德開大明配天地本人倫勸學修禮崇化厲賢以風四方太平之原也古者政教未洽不備其禮請因舊官而興焉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太常擇民年十

按劉貢父云兩屬屬上句讀
按師古云今縣令相族相長丞縣長丞也二千石謂侯王諸王相也

按師古云言治禮掌故之官以治禮掌故

八已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郡國縣道邑有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里出入不悖所聞者令相長丞上屬所二千石索隱曰上音時兩反屬謂於所部之郡守相也二千石謹察可者當與計偕詣太常索隱曰計吏也偕俱也得受業如弟子一歲皆輒試能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缺其高第可以為郎中者太常籍奏即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其不事學若下材及不能通一藝輒罷之而請諸不稱者罰臣謹案詔書律令下者明天人分際通古今之義文章爾雅訓辭深厚索隱曰謂詔書文章雅正訓辭深厚也恩施甚美小吏淺聞不能究宣無以明布諭下治禮次治掌故徐廣曰一云次以文學禮義為官遷

為之又所以迂
漏留滯之人

事坤曰太史傳儒
林不採道德之士
及其說經者之直
獨疏其執門戶止
其不知今之故也
古人云漢儒傳經
而經亡于此亦可
概見矣

留滯請選擇其秩比二百石以上及吏百石通
執以上補左右內史太行卒史正義曰補左右內
史後改為左馬翊
右扶比百石已下補郡太守卒史皆各二人邊郡
一人先用誦多者若不足乃擇掌故補中二千石
屬文學掌故補郡屬索隱曰如淳云漢儀弟子射
策甲科百人補郎中乙科二
百人補太子舍人皆秩比二
百石次郡國文學秩百石也備員請著功令佗如
律令制曰可自此以來則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
文學之士矣

申公者魯人也高祖過魯申公以弟子從師入見
高祖于魯南宮索隱曰按漢書云申公少與楚元
王俱事齊人浮丘伯受詩正義
曰括地志云泮宮在兗州曲阜縣西南二百里魯
城內宮之內鄭云泮之言半也其制半於天子之
壁呂太后時申公游學長安與劉郢同師索隱曰
宋漢書

揚雄曰列子云胥
靡不為不悞胥隸
也靡米也胥靡未
兼微賤之人何刑
無傷

揚雄曰六藝以經
統始於禮記經解
見于此

○申時行曰嘗觀

與元王于郢俱卒學也郢即郢客已而郢為楚王
令申公傳其太子戊徐廣曰楚元王劉交以文帝
子戊立郢以呂后二年封上
郢侯文帝元年立為楚王戊不好學疾申公及
王郢卒戊立為楚王胥靡申公徐廣曰
腐刑申公耻之
歸曾退居家教終身不出門復謝絕賓客獨王命
召之乃往徐廣曰魯
恭王也弟子自遠方至受業者百餘
人申公獨以詩經為訓以教無傳疑疑者則闕不
傳索隱曰謂申公不作詩
傳但教授有疑則闕耳蘭陵王臧既受詩以事
孝景帝為太子少傅免去今上初即位臧迺上書
宿衛上累遷一歲中為郎中令及代趙綰亦嘗受
詩申公綰為御史大夫綰臧請天子欲立明堂以
朝諸侯不能就其事乃言師申公於是天子使使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留侯世家
東帝帝嚳用諸生以趙維之存三聘申公而力行一言卒不用以免竊位武帝于公曉之之專而去之之暴也然公之失蓋有四焉不知武帝之非其德而就之是不明也假趙維以爲重而輕受其存是不家也承天子顧問徒以丁言析其術而無委曲告諭之法是失言也既舍書望而因循不去是不斷也意者儒碩德如公而願失此乎

東帛加璧安車駟馬迎申公弟子二人乘軺傳從徐廣曰至見天子天子問治亂之事申公時已八十餘老對曰爲治者不至多言願力行何如耳是時天子方好文詞見申公對默然然已招致則以爲太中大夫舍魯邸議明堂事太皇貴太后好老子言不說儒術得趙綰王臧之過以讓上上因廢明堂事盡下趙綰王臧吏後皆自殺申公亦疾免以歸數年卒弟子爲博士者十餘人孔安國至臨淮太守徐廣曰孔鮒之弟子襄爲惠帝博士遷爲長沙太守傳生忠忠生武及安國安國爲博士周霸至膠西內史夏寬至城陽內史碭魯太師賜至東海太守蘭陵繆生至長沙內史索隱曰繆繆氏出蘭陵一音穆所謂繆生爲楚元王所禮也徐偃爲膠西中尉鄒人

關門慶忌

漢書音義曰姓關門名慶忌

爲膠東內史其治官民

王義會黃生之論
按六韜云冠雖弊禮加之于首履雖新法踐之于地雖非子亦云冠雖弊必戴之於頭雖五采必踐之于

皆有廉節稱其好學學官弟子行雖不備而至於大夫郎中掌故以百數言詩雖殊多本於申公清河王太傅轅固生者齊人也以治詩孝景時爲博士與黃生爭論景帝前黃生曰湯武非受命乃弑也轅固生曰不然夫桀紂虐亂天下之心皆歸湯武湯武與天下之心而誅桀紂桀紂之民不爲之使而歸湯武湯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爲何黃生曰冠雖敝必加於首履雖新必關於足何者上下之分也今桀紂雖失道然君上也湯武雖聖臣下也夫主有失行臣下不能正言匡過以尊天子反因過而誅之代立戲南面非弑而何也轅固生

按師古云家人言僮隸之屬楊慎曰司空城旦書蓋太后怒言轅固之言意欲入以罪徐氏于城旦謂此儒書于律令非也儒書外自有刑名家何得律令此

曰必若所云是高帝代秦即天子之位非邪於是景帝曰食肉不食馬肝正義曰論衡云氣熱而毒殺氣為毒也不為不知味言學者無言湯武受命不為愚遂罷是後學者莫敢明受命放殺者竇太后好老子書召轅固生問老子書固曰此是家人言耳索隱曰服虔云如家人言也案老子道德篇言此家人言也太后怒曰安得司空城旦書乎徐廣曰司空王刑徒之官也鞫案漢書音義曰乃使固入圈刺豕道家以儒法為急比之於律令景帝知太后怒而固直言無罪乃假固利兵下圈刺豕正中其心一刺豕應手而倒太后默然無以復罪能之居頃之景帝以固為廉直拜為清河王太傅徐廣曰王乘也久之病免今上初即位復以賢

徵固諸諛儒多疾毀固曰固老罷歸之時固已九十餘矣固之徵也薛人公孫弘亦徵徐廣曰薛縣在菑川自而視固固曰公孫子務正學以言無曲學以阿世自是之後齊言詩皆本轅固生也諸齊人以詩顯貴皆固之弟子也

韓生者漢書曰名嬰燕人也孝文帝時為博士景帝時為常山王太傅徐廣曰憲王舜也韓生推詩之意而為內外傳數萬言其語頗與齊魯間殊然其歸一也淮南貢生受之索隱曰音肥自是之後而燕趙間言詩者由韓生韓生孫商為今上博士

伏生者張晏曰伏生名勝伏氏碑云濟南人也故為秦博士孝文帝時欲求能治尚書者天下無有乃聞伏生能

治欲召之。是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於是乃
 詔太常使掌故朝錯往受之。秦時焚書。伏生壁藏
 之。其後兵大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
 獨得二十九篇。即以教于齊魯之間。學者由是頗
 能言尚書。諸山東大師無不涉尚書以教矣。伏生
 教濟南張生及歐陽生。漢書曰字和歐陽生教千
 乘。兒寬。兒寬既通尚書。以文學應郡舉。詣博士受
 業。受業孔安國。兒寬貧無資用。常為弟子都養。索隱
日謂兒寬家貧為弟子造食也。何休注公羊及時
灼亨為養案有廝養卒廝掌馬養造食也
 時間行傭賃以給衣食。行常帶經。止息則誦習之。
 以試第。次補廷尉史。是時張湯方鄉學。以為奏讞
 掾。以古法議決疑大獄。而愛幸寬。寬為人溫良。

按註河圖疑當
 作何圖

廉智自持。而善著書。書奏敏於文。口不能發明也。
 湯以為長者。數稱譽之。及湯為御史大夫。以兒寬
 為掾。薦之天子。天子見問。說之。張湯死後六年。兒
 寬位至御史大夫。徐廣曰元九年而以官卒。寬在
 三公位。以和良承意。從容得久。然無有所匡諫於
 官。官屬易之不為盡力。張生亦為博士。而伏生孫
 以治尚書。徵不能明也。自此之後。魯周霸。孔安國。
 雒陽賈嘉。頗能言尚書事。孔氏有古文尚書。而安
 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蓋尚
 書滋多於是矣。索隱曰案孔臧與安國書云舊書
聞尚書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河圖乃有百篇
耶知以今文書古篆隸推糾斗以定五十餘篇並
為之傳也藝文志曰安國悉得其書以考二諸學
十九篇得之六篇起者謂起發以出也

事坤曰以容為禮
元之也人也史公
獨筆而著之

者多言禮而魯高堂生最本禮固自孔子時而其
經不具及至秦焚書書散亡益多於今獨有士禮
高堂生能言之而魯徐生善為容索隱曰漢書作
孝文帝時徐生以容為禮官大夫傳子至孫徐延
徐襄襄其天姿善為容不能通禮經延頗能未善
也襄以容為漢禮官大夫至廣陵內史延及徐氏
弟子公戶滿意案索隱曰公戶姓滿意名也桓生單
次索隱曰單音舍皆常為漢禮官大夫而瑕丘蕭
奮徐廣曰屬以禮為淮陽太守是後能言禮為容
者由徐氏焉自魯商瞿受易孔子索隱曰案商姓
音孔子卒商瞿傳易六世至齊人田何字子莊索
日案漢書云商瞿授魯橋庇子庸子庸授江東馮
瞿子子弓授燕周醜子家子家授東武孫虞

按師古云言新
立者但就其舊
未如受業不必
親見仲舒

乘子乘授何六代也仲尼弟子傳作瞿傳駢字
弘弘傳江東人矯子庸疵傳燕人周子家豎豎
傳淳于人光子乘羽羽傳齊人田子莊何與而漢
漢書不同駢音寒庇音必利反疵音自移反而漢
興田何傳東武人王同子仲子仲傳菑川人楊何
索隱曰案田何傳東武王同傳菑川楊何
武王同傳菑川楊何何以易元光元年徵官至中
大夫齊人即墨成以易至城陽相廣川人孟佗以
易為太子門大夫魯人周霸官人衡胡徐廣曰苦
臨菑人主父偃皆以易至二千石然要言易者本
於楊何之家
董仲舒廣川人也以治春秋孝景時為博士下帷
講誦弟子傳以久次相受業或莫見其面蓋三年
董仲舒不觀於舍園其精如此進退容止非禮不
行學士皆師尊之今上即何為江都相索隱曰案

吳寬曰董仲舒胡
母生瑕丘江生三
傳皆引以公孫弘
何也弘之治春秋
不如三子三子皆
不顯而弘位至公
卿史氏亦微致不
平之意云爾

帝王武以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所以錯行故求
雨閉諸陽縱諸陰其止雨反是行之一國未嘗不
得所欲中廢為中大夫居舍著災異之記是時遼
東高廟災主父偃疾之取其書奏之天子徐廣曰
年○索隱曰案漢書以為遼東高廟及長陵園殿
災也仲舒為災異記草而未奏主父偃竊而奏之
天子召諸生示其書有刺譏董仲舒弟子呂步舒
不知其師書徐廣曰舒以為下愚於是下董仲
舒吏當以詔赦之於是董仲舒竟不敢復言災異
董仲舒為人廉直是時方外攘四夷公孫弘治春
秋不如董仲舒而弘希世用事位至公卿董仲舒
以弘為從諛弘疾之乃言上曰獨董仲舒可使和
膠西王膠西王素聞董仲舒有行亦善待之董仲

舒恐久獲罪疾免居家至卒終不治產業以修學
著書為事故漢興至于五世之間唯董仲舒名為
明於春秋其傳公羊氏也

胡毋生漢書曰齊人也孝景時為博士以老歸教

授齊之言春秋者多受胡毋生公孫弘亦頗受焉

瑕丘江生為穀梁春秋自公孫弘得用嘗集比其

義卒用董仲舒仲舒弟子遂者蘭陵褚太廣川殷

忠徐廣曰殷一作溫呂步舒褚大至梁相步舒至

長史持節使決淮南獄於諸侯擅專斷不報以春

秋之義正之天子皆以為是弟子通者至於命大

夫為郎謁者掌故者以百數而董仲舒子及孫皆

以學至大官

按通一作遂與
通同謂名世成
達者

索隱述贊曰孔氏之義經書緒亂言諸六學始自秦漢著令立官四方扼腕曲臺壞壁書禮之冠傳易言詩書蒸霧散興化致理鴻猷克贊

史記評林卷之百二十二 終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二十二

吳興凌稚隆輯校
溫陵李光縉增補

酷吏列傳第六十二

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孔安國曰免苟

也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耻且格何晏曰老氏稱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法令

滋章盜賊多有太史公曰信哉是言也法令者治

之具而非制治清濁之源也昔天下之網嘗密矣

索隱曰案鹽鐵論正說然姦偽萌起其極也上下相遁

至於不振當是之時吏治若救火揚沸索隱曰言

難止也非武健嚴酷惡能勝其任而愉快乎言道

德者溺其職矣故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

乎下士聞道大笑之非虛言也漢興破觥而為圖

羊祜曰酷吏傳凡十餘人太史公特以刺武帝時任用及其盜賊滋多之弊故諸酷吏本傳或略而他傳及詳或兩三人錯附勒下傳而海內橫被刑戮之慘如指掌矣

便思曰太史公語

不妄而意深厚法

令者治之具而非

制治清濁之源使

得大綱說到姦偽

萌起上下相遁即

借法為欺而無情

替故至下不振及

此時非酷吏救止

唐順之曰酷吏亦
人行多相類而叙
各不同筆力極其
變化
楊慎曰十人只是
一篇文字
凌約言曰十人而
羅刑族者八明著
之六戒也

唐順之曰書世下

中郎將敢直諫面折大臣於朝嘗從入上林賈姬
 如廁索隱曰案姬生賜薤卒入廁上目都都不行
 上欲自持兵救賈姬都伏上前曰臣一姬復一姬
 進天下所少豈賈姬等乎陛下縱自輕奈宗廟太
 后何上還薤亦去太后聞之賜都金百斤由此重
 都都濟南轎氏漢書音義曰轎音間小兒癩病也
索隱曰荀悅書音閑鄉氏劉氏
 音並同也宗人三百餘家豪猾二千石莫能制於是景
 帝乃拜都為濟南太守至則族滅轎氏首惡餘皆
 股栗徐廣曰解居歲餘郡中不拾遺旁十餘郡守
 畏都如大府都為人勇有氣力公廉不發私書問
 遺無所受請寄無所聽常自稱曰已倍親而仕身
 固當奉職歟節官下終不顧妻子矣都遷為中

天明...
必先之以是時
民朴畏罪自重
句所以深著其
失也然都自居
死節官下及居
憂終其家向故
不敢近其門開
則都又酷吏中
之賢者矣
按太史公傳斗
吏相效為酷處
首曰獨先嚴酷
而次則曰治效
到都曰治類成
由等曰治酷干
禹曰治放都都
曰治其于寧成
日治放尹各日
書放溫舒曰治
與宣相放曰治
大放張湯曰樂
酷甚于溫舒前
節血味聯絡總
只一皆同文字
變約言日都都

尉丞相條侯至賢侏也而都揖丞相是時民朴畏
罪自重而都獨先嚴酷致行法不避賢戚列侯宗
室見都側目而視號曰蒼鷹臨江王徵詣中尉府
對簿臨江王欲得刀筆為書謝上而都禁吏不字
魏其侯使人以間與臨江王臨江王既為書謝上
因自殺竇太后聞之怒以危法中都索隱曰案中
傷之都免歸家孝景帝乃使使持節拜都為雁門
太守而便道之官得以便宜從事匈奴素聞郅都
節居邊為引兵去竟郅都歿不近雁門匈奴至為
偶人象郅都謂刻木偶類人形也索隱曰漢書作偶人象案寓即偶也
也今騎馳射莫能中見憚如此匈奴患之竇太后
乃竟中都以為漢法景帝曰都忠臣欲釋之竇太后

賜不秋臨江加斧
鉞之誅皆太后為
之也愛而真焉似
也惡而死焉何哉
按太史公傳都
都為人插入中
間傳金成為人
却提撥在首隨
通變化不拘定
格
按為入小吏四
句從都守畏都
太府安來

曰臨江主獨非忠臣邪於是遂斬郅都
寧成者穰人也徐廣曰寧一作穰屬南陽以郎謁者事景帝好
氣為人小吏必陵其長吏為人上操下如束溼薪
徐廣曰一無此字案常昭曰言急
也。索隱曰操音七力反操執也
遷至濟南都尉正義曰百官表云都尉秦官掌佐
秩皆六百石景帝中一年而郅都為守始前數都
尉索隱曰數反皆步入府因吏謁守如縣令其畏郅
都如此及成往直隄都出其上都素聞其聲於是
善遇與結驩久之郅都歿後長安左右宗室多暴

按寧成不特燕
弗如都即其婦
家奴語視都自

犯法於是上召寧成為中尉正義曰百官表云
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執金吾顏云金吾鳥名也
之象因其治效郅都其廉弗如然宗室豪桀皆人
以名官

稱之詞又遠甚矣乃以並列酷吏則都冤哉

倪思曰成傳皆元平實空自形容欲畫其為大

按為守視都尉數句又從為吏職其長吏來

王在麟曰黠之正直所謂仁者之勇也謂之校可乎周陽由與趙主其平汲即同傳仇不可而以兩字點俱是實錄據實也王然曰司馬安不足言也汲長孺矯矯風力不肯為人下至為周陽由所抑何哉蓋周陽由公賴小入點蓋遠之非與也異自勝屠不其其後權者之角卒能就戮至石俱碎良可恨夫

人憐恐武帝即位徙為內史外戚多毀成之短抵

罪髡鉗是時九卿罪歟即歟少被刑而成極刑自

以為不復收於是解脫詐刻傳出關索隱曰解音

他活反謂歸家稱曰仕不至二千石賈不至千萬

安可比人乎乃賈貸買陂田千餘頃索隱曰賈音

也又音勢貸假貧民役使數千家數年會赦致產

數千金為任俠持吏長短出從數十騎其使民威

重於郡守

周陽由者其父趙兼以淮南王舅父族周陽故因

姓周陽氏徐廣曰族五年孝文大年國除○正義

由以宗家任為郎索隱曰案與國家有外戚姻事

孝文及景帝景帝時由為郡守武帝即位吏治尚

循謹其然由居二千石中最高為暴酷驕恣所愛者

撓法活之所憎者曲法誅滅之所居郡必畏其豪

為守視都尉如今為都尉必陵太守奪之治與汲

黯俱為校漢書音義司馬安之文惡漢書音義曰

人俱在二千石列同車未嘗敢均茵伏徐廣曰漢

者軾索隱曰案均等也茵車蓐也言一人與由

同載一車上不敢與之均茵軾也謂下之也馬音

由後為河東都尉時與其守勝屠公爭權相告

言罪索隱曰風俗通云勝屠公當抵罪義不受刑

自殺而由棄市自寧成周陽由之後事益多民巧

法太抵吏之治類多成由等矣

趙禹者繫人徐廣曰屬扶風音合○正義曰音脂

故繫城在雍武功縣西南二十二里

以佐史補中都官正義曰若用廉

封漢繫縣也

余有丁曰於此又見徐氏之長音其字相之屬

按師古云傳謂傳遺後之追送赴對也爰易也以此書易其口難訊考問也爰勞也謂勞獄之論報謂上論之而獲報也

劉辰翁曰亦其天資偏得之非孝力可至也先功業則効也

按元書者此言莫能破也

凌約言曰諸酷吏之廷秩皆曰上以為能詞婉而意深矣

某坤曰曩為趙禹張湯兩人共事而

為令史事太尉亞夫亞夫為丞相禹為丞相史府中皆稱其廉平然亞夫弗任曰極知禹無害然文

深漢書音義曰禹持文法深刻不可以居太府今上時禹以刀

筆吏積勞稍遷為御史上以為能至太中大夫與

張湯論定諸律令徐廣曰論一作編作見知吏傳得相監

司用法益刻蓋自此始

張湯者杜人也徐廣曰爾時未為陵其父為長安丞出湯為

兒守舍還而鼠盜肉其父怒笞湯湯掘窟得盜鼠

及餘肉劾鼠掠治傳爰書訊鞫論報蘇林曰謂傳以此書易其辭處鞫窮也張晏曰傳者證驗也爰書自證不如言反受其罪訊者三日復問之知

與前辭同不也鞫一吏為讀狀論其報行也○索隱曰帝昭云爰換也古者重刑嫌有愛惡故移換獄書使他官考實也

并取鼠與肉具獄磔堂下移換之故曰傳爰書也

備其父見之視其文辭如老獄吏大驚遂使書獄

如淳曰決獄之書謂律令也父後湯為長安吏父之周陽侯

始為諸卿時徐廣曰田勝也武帝母王太后之同母弟也武帝始立而封為周陽侯

嘗繫長安湯傾身為之帝昭曰為之先後及出為侯大與

湯交偏見湯賁人湯給事內史為寧成掾以湯為

無害言大府調為茂陵尉治方中漢書音義曰方中陵上土作方

也湯主治之蘇林曰天子即征豫作陵諸之故言方中如淳曰大府幕府也茂陵尉主作陵之尉也

常昭曰太武安侯為丞相徵湯為史時薦言之天

子補御史使案事治陳皇后蠱獄深竟黨與於是

上以為能稍遷至太中大夫與趙禹共定諸律令

務在深文拘守職之吏蘇林曰拘刻之吏已而趙禹遷

為中尉徙為少府而張湯為廷尉兩人交驩而兄

兩人各自結局處

余有丁日見文法
輒取句最見老吏
手段

按陽浮慕之即
贊所謂知陰陽

茅坤曰請博士弟
子補廷尉史是湯
巧于媚上處

按自注方向文
至其往往釋湯
所言音湯多詐
舞智以御人處
此謂知陰陽人

主與俱上下者也
唐順之曰以下章
法比自註

董份曰美惡具見
故為實錄

按漢書開作問
屬下句讀師古
云明謂非當朝
奏章

倪思曰自是疑法
即奏事所治即上
意即蒙即下戶截
截如老吏

按往往釋湯句
即贊所謂人主
與俱上下

事禹禹為人廉倨為吏以來舍母食客公卿相造

請禹禹終不報謝務在絕知友賓客之請孤立行

一意而已見文法輒取亦不覆案求官屬陰罪湯

為人多詐舞智以御人制御人始為小吏乾沒徐

日隨勢沈浮也駟案服虔曰射成敗也如淳曰得

利為乾失利為沒正義曰此二說非也按乾沒

謂無潤及之而取他人也又云與長安富賈田甲

魚翁叔之屬交私徐廣曰及列九卿叔接天下名

士大夫已心內雖不合然陽浮慕之是時上方鄉

文學湯決大獄欲傳古義索隱曰乃請博士弟子

治尚書春秋補廷尉史亭疑法李奇曰亭平也均

平疑事也奏讞疑事必豫先為上分別其原上所是受

而著讞決法廷尉案令謂律令也古以竹板書

言上所是著之為正獄以廷尉揚主之明奏事即

法今決平之揚主之明監也譴湯應謝徐廣曰應

譴湯應謝作權鄉上意所便必引正監掾史

賢者正義曰百官表云廷尉秦官有正左右監比

引正監等賢者本為臣建議議如曰固為臣議如上

上意臣不用愚昧不從至此也謂常見原即奏事上善之曰

貴臣臣弗用愚抵於此蘇林曰王坐不用非常釋

聞徐廣曰詔答問也如臣非知為此奏乃正監掾史某為之其欲薦更揚

人之善蔽人之過如此所治即上意所欲罪了監

史深禍者即上意所欲釋與監史輕平者所治即

豪必舞文巧詆即下戶羸弱時口言雖文致法上

財察李奇曰先見上於是往往釋湯所言李奇

皆見原釋湯至於大吏內行脩也通賓客飲食於

余有山曰湯自為
刻深而導上以寬
釋正是他處文也

閑如森曰載上
既歎發亦爭二人
卒死他事可知

第贊曰陳排大臣
謂時雖太臣決獄
亦為所排難也漢
書多巧字非

按兵只賦重民
安好生此用酷
吏之由也一篇
根原在此發之

按昔繼解見平
準書

按大史公連曰
責湯曰傷湯曰
怨湯曰害湯又
曰然之曰患之
曰欲陷之欲成
之又曰有卻曰
心望極其形容
皆為下文天子
果以湯懷詐使
使責湯張本

按大史公連曰
責湯曰傷湯曰
怨湯曰害湯又
曰然之曰患之
曰欲陷之欲成
之又曰有卻曰
心望極其形容
皆為下文天子
果以湯懷詐使
使責湯張本

史記卷五十三 留侯世家

故人子弟為吏及貧昆弟調護之尤厚其造請諸
公不避寒暑是以湯雖文深意思不專乎然得此
聲譽而刻深吏多為爪牙用者依於文學之士丞
相弘數稱其美及治淮南衡山江都反獄皆窮根
本嚴劾及伍被上欲釋之湯爭曰伍被本畫反謀
而助親幸出入禁闥爪牙臣乃交私諸侯如此弗
誅後不可治於是上可論之其治獄所排大臣自
為功多此類於是湯益尊任遷為御史大夫徐廣曰元
狩二會渾邪等降漢大興兵伐匈奴山東水旱貧
民流徙皆仰給縣官縣官空虛於是丞上指請造
白金及五銖錢龍天下鹽鐵排富商大賈出告緡
令正義曰緡音岷錢賈也武帝伐四夷國用不足
故稅民田宅船乘畜產奴婢等皆出平作錢數

千錢一算出一等賈人倍之若隱不稅有出之半
與商人餘半入官謂緡出此令用鋤繁豪強兼并
富商大賈之家也鉅豪彊并兼之家舞文巧詆以
一算百二十文也鉅豪彊并兼之家舞文巧詆以
輔法湯每朝奏事語國家用日晏天子忘食丞相
取充位徐廣曰時李蔡天下事皆決於湯百姓不
安其生騷動縣官所興未獲其利姦吏並侵漁於
是痛繩以罪則自公卿以下至於庶人咸指湯湯
嘗病天子至自視病其隆寢如此匈奴來請和親
羣臣議上前博士狄山曰和親便上問其便山曰
兵者凶器未易數動高帝欲伐匈奴大困平城乃
遂結和親孝惠高后時天下安樂及孝文帝故事
匈奴北邊蕭然苦兵矣孝景時吳楚七國反景帝
往來兩宮間寒心者數月吳楚已破竟景帝不言

史記卷五十三 留侯世家

師古曰博士之官皆平為生

揚慎曰只一狄山
寫得情狀迫切可
想至斬山頭去痛
快未必何效之為
也故曰自出群臣
震憤義意洋溢矣
案列言曰太史公
從容叙及于甲申
而湯更有所容矣

兵天下富實今日陛下舉兵擊匈奴中國以空虛
邊民大困貧由此觀之不如和親上問湯湯曰此
愚儒無知狄山曰臣固愚忠若御史大夫湯乃詐
忠若湯之治淮南江都以深文痛詆諸侯別疏骨
肉使蕃臣不自安臣固知湯之為詐忠於是上作
色曰吾使生居一郡能無使虜入盜乎曰不能曰
居一縣對曰不能復曰居一障間上正義曰障謂塞
築城置吏土宇之
之以扞寇盜也山自度辯窮且下吏曰能於是上
遣山乘鄣至月餘匈奴斬山頭而去自是以後羣
臣震懼湯之客田甲雖賈人有賢操始湯為小吏
時與錢通以利交及湯為大吏申所以責湯行義
過失亦有烈士風湯為御史大夫七歲敗河東人

唐順之曰此漢書
趙京兆魏相本
子也
劉奉世曰龔變
謂如無姓名上變
者
董份曰三詩字墓
寫湯墓

按師古云導擇
也以手擇米故
曰導當時或以
諸獄皆滿故權
寄在此署數受
非本獄所也

李文嘗與湯有卻已而為御史中丞悲數從中文
書事有可以傷湯者不能為地湯有所愛史舉謁
居知湯不平使上書龔變告文姦事下湯湯治論
殺文而湯心知謁居為之上問曰言變事蹤跡安
起湯詳驚曰此殆文故人怨之謁居病臥閭里主
人湯自往視疾為謁居摩足趙國以治鑄為業王
數訟鐵官事湯常排趙王趙王求湯陰事謁居嘗
案趙王趙王怨之并上書告湯大臣也史謂居有
病湯至為摩足疑與為大姦事下廷尉謁居病歿
事連其弟弟繫導官如淳曰太官
之別也主酒湯亦治他囚導
官見謁居弟欲陰為之而詳不省謁居弟弟知怨
湯使人上書告湯與謁居謀共變告李文事下減

董份曰湯念者亦
伴念也始約而至
主前即反此湯詐
故態然亦用以此

玉維積曰前云湯
為御史大夫七歲
敗中云窮竟其事
未奏未云長史皆
害湯欲陷之此三
即者皆叙事起伏
血脉

按以下叙二長
史欲陷之故甚
有條理

茅瓚曰助入言
買臣本不功只欲
見買臣所以德助
者本讀春秋而以
楚詞幸則皆助力
也至淮南敘事處

中其恨其不功
中有深意在

按長短句上
讀春秋句皆謂
深文勝湯者

按至此又含三
長史願湯計言
之字則又相照

余有下曰湯使謂
湯曰上疑言其
駭而湯乃詐驚故
至此上則以買人
先知語語湯即湯
以文故人語疑之
也湯曰固自有尤
有恨意其不激
上之憾哉

宜宣嘗與湯有卻。及得此事。窮竟其事。未奏也。會

人有盜發孝文園瘞錢。如淳曰瘞理錢。丞相青翟

朝與湯約俱謝。至前湯念獨丞相以四時行園當

謝。湯無與也。不謝。丞相謝。上使御史案其事。湯欲

致其文丞相見知。張晏曰見知故丞相患之。三長

史皆害湯欲陷之。始長史朱買臣會稽人也。正義

買臣吳人也。此時讀春秋莊助使人言買臣買臣

為小吏跪伏使買臣等前已而湯為廷尉治淮南

獄排擠莊助買臣固心望及湯為御史大夫買臣

以會稽守為主爵都尉列於九卿數年坐法廢守

長史見湯湯坐牀上丞史遇買臣弗為禮買臣楚

士正義曰周末越王勾踐滅吳楚威王滅越深怨嘗

欲外之王朝齊人也以術至右內史邊通學長短

漢書音義曰長短術興於外國時剛暴彊人也官

行至濟南相故皆居湯右已而失官守長史誡體

於湯湯數行丞相事知此三長史素嘗常凌折之

以故三長史合謀曰始湯約與君謝已而賣君今

欲劾君以宗廟事此欲代君耳吾知湯陰事使吏

捕案湯左田信等。漢書音義曰左證左也。正義

言左田曰湯且欲奏請信輒先知之居物致富與

湯分之及他姦事事辭頗聞上問湯曰吾所為賈

人輒先知之益居其物是類有以吾謀告之者湯

不謝湯又詳驚曰固宜有減宣亦奏謁居等事大

按師古云八輩
薄責謂以文薄

次第一責之

余有下曰即此所

夷滅何何人丁句

湯又何說故曰何

不知分又曰何對

薄為

許應元曰禹平白

不覆家故曰何多

以對薄為

茅坤曰禹謫湯是

矣其自謂如何

按張湯死而其

母令無厚葬斯

言似聞道者焉

知其非為湯計

特欲感激君心

以快怨哉不然

何湯之姦酷母

自不能知其子

平時而及其自

殺始為廷忠公

之言也抑或較

正之而所從賦

賦

賦

賦

賦

賦

賦

賦

賦

賦

賦

賦

賦

賦

賦

賦

賦

賦

賦

賦

賦

賦

賦

賦

賦

賦

賦

賦

賦

賦

賦

賦

賦

賦

賦

子果以湯懷詐面欺使使八輩簿責湯蘇林曰簿

簿悉湯具自道無此不服於是上使趙禹責湯禹

責責人湯曰君何不知分也君所治夷滅者幾何人

至讓湯曰君何不知分也君所治夷滅者幾何人

矣今人言君皆有狀天子重致君獄欲令君自為

計何多以對簿為湯乃為書謝曰湯無尺寸功起

刀筆吏陛下幸致為三公無以塞責然謀陷湯罪

者三長史也遂自殺湯家產直不過五百金皆

所得奉賜無他業昆弟諸子欲厚葬湯湯母曰湯

為天子大臣被汙惡言而死何厚葬乎載以牛車

有棺無槨天子聞之曰非此母不能生此子乃盡

家誅二長史丞相青翟自殺出田信上惜湯稍遷

其子安世趙禹中廢已而為廷尉始條侯以為

賊深弗任及禹為少府比九卿禹酷急至晚節事

益多吏務為嚴峻而禹治加緩而名為平王溫舒

等後起治酷於禹禹以老徙為燕相數歲罷傳有

罪免歸後湯十餘年以壽卒家

義縱者河東人也為少年時嘗與張次公俱攻剽

為羣盜徐廣曰剽音扶古反○索隱曰說文縱有

姁姁索隱曰李奇音以醫幸王太后王太后問有

子兄弟為官者乎姁曰有弟無行不可太后乃告

上拜義姁弟縱為中郎漢書音義曰姁補上黨郡

中令索隱曰案謂補上黨郡治敢行少繯藉漢書

日敢行暴政而少繯藉也○索隱曰繯音愠藉

音才夜反張晏云為人無所避故少所假借也縣

無連事舉為第一遷為長陵及長安令直法行治

按師古云繯繯

繯者無所舍容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茅坤曰寧成事不
入本傳而以附入
縱傳以發形主也
唐順之曰捕此
段義在說寧成
之威然後說縱
制威猶先說都
之威然後說成
凌都也
董份曰弘過寧成
抑之亦知大休
者但未能特諫故
史之卑
弟坤曰寧成爲酷
吏而後復破寧成
之家可爲一嘆

不避賢戚以捕案太后外孫修成君子仲案王太
后之女號修成
君其子名仲
滅其豪穰氏之屬河內道不拾遺而張次公亦爲
郎以勇悍從軍敢深入有功爲岸頭侯徐廣曰受
淮南王女凌姦客寧成家居上欲以爲郡守御史太
夫弘曰臣居山東爲小吏時寧成爲濟南都尉其
治如狼牧羊成不可使治民上乃拜成爲關都尉
歲餘關東吏隸郡國出入關者漢書音義號曰寧
見乳虎無值寧成之怒義縱自河內遷爲南陽太
守聞寧成家居南陽及縱至關寧成側行送迎然
縱氣盛弗爲禮至郡遂案寧氏盡破碎其家成坐
有罪及孔暴之屬皆斬徐廣曰孔暴南陽吏民

劉辰翁曰青之謂
民今最難之嚴
爲吏耳且功治公
務以自效
楊慎曰日重足
跡曰不寒而栗曰
鷹擊毛摯形容至
皆矣

重足一迹而平氏朱彊杜衍杜周爲縱牙爪之使
任用遷爲廷史軍數出定襄定襄吏民亂敗於是
徙縱爲定襄太守縱至掩定襄獄中重罪輕繫二
百餘人及賓客昆弟私入相視亦二百餘人縱一
捕鞠曰爲茲罪解脫漢書音義曰一切皆捕之也
加罪一等爲人解脫律諸囚徒私解脫桎梏鉗
贍餉者二百人爲解脫奴罪盡殺也是日皆報殺
四百餘人其後郡中不寒而栗案猾民佐吏爲治
日案謂豪猾之人干豫
吏政故云云佐吏爲理也
是時趙禹張湯以深刻爲
九卿矣然其治尚寬輔法而行而縱以鷹擊毛摯
爲治徐廣曰驚鳥將後會五銖錢白金起民爲姦
京師尤甚乃以縱爲右內史王溫舒爲中尉溫舒
至惡其所爲不先言縱縱必以氣凌之敗壞其功

倪思曰取為小治
折蓋不勝極見酷
吏之無益人必不
服今日小定明日
即不可行此而誅
之亦不勝也
按漢書以問奉
為人名因惡而
見用見時政尚
刻急也
徐中行曰按縱
為內史道不治上
官無為威令馬
罪等也解對曰
聖體不安臣意不
在馬帝喜而超用
之縱卒以此起上
怒而街之至奉市
帝何家案殺而威
於案哉縱蓋不及
案之校點也

其治所誅殺甚多然取為小治姦盜不勝直指始
出矣吏之治以斬殺縛束為務閭奉以惡用矣縱
廉其治放郅都上幸鼎湖病久已而卒起幸甘泉
索隱曰卒道多不治上怒曰縱以我為不復行此
道乎廉之至冬崇音衙曰楊可方受告緡帝昭曰人
出緡者可方受之索隱曰緡錢貫也漢氏有告
緡令楊可王之謂緡錢出等及有不以錢通者令
得也縱以為此亂民部吏捕其為可使者索隱曰
可之天子聞使杜式治以為廢格沮事漢書音義
使楊可王告緡沒入其財物縱捕為可使者此棄縱
為廢格詔書沮已成之事索隱曰格音閣棄縱
市後一歲張湯亦歿

王溫舒者陽陵人也徐廣曰少時椎埋為姦徐廣
殺人而無之已而試補縣亭長數廢為吏以治上

余有子曰自溫舒
而下皆張湯故吏
也故太史公每曰
事張湯意深至矣
按快其意數句
又從上意所欲
得數句而來
王世貞曰予讀
漢史見其時不專
使之論因而刑國
守相得徑取中肯
自來而王溫舒象
縱之徒出至其私
馬案上書族捕
郡人千餘家不
再振可流血殷敷
下里而日饒猶
且恨之月行也
小主更欲之下坐
旌擢漢德抑何短
也自非蛇虺毒蠱
人苟有生埋者亦
何可快意而廢
之為在為民牧哉
唐順之曰野無犬

至廷史事張湯遷為御史督盜賊殺傷甚多稍遷
至廣平都尉擇郡中豪敢任吏十餘人以為爪牙
皆把其陰重罪而縱使督盜賊快其意所欲得此
人雖有百罪弗法即有避因其事夷之亦滅宗以
其故齊趙之郊盜賊不敢近廣平廣平聲為道不
拾遺上聞遷為河內太守素居廣平時皆知河內
豪姦之家及往九月而至令郡具私馬五十疋為
驛自河內至長安部吏如居廣平時方略捕郡中
豪猾郡中豪猾相連坐千餘家上書請大者至族
小者乃死家盡沒入償贓奏行不過二三日得可
事論報至流血十餘里河內皆怪其奏以為神速
盡十二月郡中毋聲毋敢夜行野無犬吠之盜其

吹之盜此道不給
實矣

茅坤曰溫舒殘暴
所不能載本傳
者復見之楊僕傳
中

王盛曰以義縱
畏溫舒哉

頗不得失之旁郡國梨來索隱曰梨音梨梨比也當春溫舒

頗足歎曰嗟乎索隱曰今冬月益展一月足吾事矣其好

殺伐行威不愛人如此天子聞之以為能遷為中

尉其治復放河內徙諸名禍猾吏徐廣曰有殘刻之名○索隱曰

案漢書作徙請名猜禍吏服虔曰徙但也猜惡也

應劭曰猜疑也取吏好猜疑人作禍敗者而使之

與從事河內則楊皆麻戊徐廣曰一關中楊贛成

信等義縱為內史憚未敢恣治及縱死張湯敗後

徙為廷尉而尹齊為中尉索隱曰在尹齊者東郡荏平人音仕疑反以刀筆稍遷至御

史事張湯張湯數稱以為廉武使督盜賊所斬伐

不避貴戚遷為關內都尉聲甚於寧成上以為能

遷為中尉吏民益凋敝尹齊本溫少文豪惡吏代

匿而善吏不能為治以故事多廢抵罪上復徙溫

舒為中尉而楊僕以嚴酷為主爵都尉

楊僕者宜陽人也以千夫為吏漢書音義曰千夫若五大夫武帝軍

用不足令民出錢穀為之河南守案舉以為能遷為御史使督

盜賊關東治放尹齊以為敢擊行稍遷至王爵都

尉列九卿天子以為能南越反拜為樓船將軍有

功封將梁侯為荀彘所縛徐廣曰受封四年征朝

日案漢書云與左將軍荀彘俱擊居父之病歾而

溫舒復為中尉為人少文居廷惛惛不辯索隱曰

至於中尉則心開督盜賊素習關中俗知豪惡吏

豪惡吏盡復為用為方略吏苛察盜賊惡少年投

鉤徐廣曰音項器名也如今之投書函中○索隱曰鉤受投書之器人不可出三倉音胡江反

茅坤曰楊僕不謹
僕本未而特謹尹
亦王溫舒及朱篇
盜賊滋多之故太
史公重在傳酷吏
不為僕傳也
按兩言溫舒為
人却在第二
次作中尉中於
楊僕傳見之文
之變化不測類
如此
王盛曰豪惡吏交
為方略吏矣

董份曰：君者言以
大惠通也。今人于
孤寡六畜皆火攻
之，溫舒不能即食
有勢之家故所託
下戶而惠過大，蒙
使之知，誤耳。
楊慎曰：上惠無勢，
而有勢者後出于
此情，理畢達，服中
以十，猶而太猶乃
為用，文字之纖密
眼目之歷落如此。

王慎中曰：總叙酷
吏之自禍，并禍家
國為我深矣。
唐順之曰：叙酷吏
必事皆詳。

茅坤曰：溫舒獨酷
故其受過亦獨慘。
按前叙湯處言
用酷吏之由此
叙舒處言用酷
吏之害。

楊慎曰：尸以去者
謂齊外而遺命其
家，潛逃歸葬耳。徐
廣之說事涉神怪
且不便文義。
茅坤曰：酷吏為惠
而盜賊蜂起於，是
續衣直指之使出
矣。

購告言索隱曰：伯呼，音格。音村，以牧司。姦盜賊，溫舒為

有姦如山，弗犯無勢者，賢戚必侵辱，舞文巧詆下

尸之猾，以君太豪。索隱曰：案，重猶，重也。

逐太姦也。其治中尉如此，姦猾窮治，大抵盡靡爛

獄中，行論無出者，其爪牙吏虎而冠，於是中尉部

中中猾以下皆伏，有勢者為游聲譽，稱治治數歲

其吏多以權富，溫舒擊東越還。徐廣曰：元鼎六年

議有不中意者，坐小法抵罪，免是時太子方欲作

通天臺。正義曰：漢書元封三年，三輔舊

溫舒請覆中尉脫卒得數萬人，作上，論拜為少府。

徙為右內史，治如其故，姦邪少禁，坐法失官，復為

有輔，行中尉事，如故操。歲餘會宛軍發，漢書曰：義

宛人詔徵豪吏，溫舒匿其吏，華成及人有變告溫舒

受員騎錢，他姦利事罪至族，自殺其時兩弟及兩

婿家亦各自坐，他罪而族，光祿徐自為曰：悲夫！夫

古有三族，而王溫舒罪至同時，而五族乎？溫舒死

家直累千金，後數歲尹齊亦以淮陽都尉病歿，家

直不滿五十金，所誅滅淮陽甚多，及歾仇家欲燒

其尸，尸已去歸葬。徐廣曰：尹齊歾，未及歾，恐

舒等以惡為治，而郡守都尉諸侯二千石欲為治

者，其治大抵盡放溫舒，而吏民益輕犯法，盜賊滋

起。南陽有梅免，白政楚有殷中。徐廣曰：殷一作

按約言曰太史公傳記史書載當時所以不近人情流而數里若研究無以自容者而終之以太群小群輕犯法而不可禁然則國家何事酷吏哉此太史公意也

杜少齊有徐勃燕趙之間有堅盧范生之屬太羣至數千人擅自號攻城邑取庫兵釋必罪縛辱郡太守都尉殺二千石為檄告縣趣具食小羣盜以百數掠鹵鄉里者不可勝數也於是天子始使御史中丞丞相長史督之猶弗能禁也乃使光祿大夫范昆詣輔都尉及故九卿張德等衣繡衣持節虎符發兵以興擊斬首大部或至萬餘級及以法誅通飲食坐連諸郡甚者數千人數歲乃頗得其渠率散卒失亡復聚黨阻山川者往往而羣居無可奈何於是作沈命法漢書音義曰沈藏匿也命亡逃也○索隱曰服虔云沈匿不發覺之法曰羣盜起不發覺發覺而捕弗滿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王者皆死其小吏

按此與前語上下相連于不振者相照應

誅雖有盜不敢發恐不能得坐課累府府亦使其不言故盜賊寢多上下相為匿以文辭避法焉餘曰詐為虛文言無盜賊也

減宣者楊人也以佐史無害給事河東守府衛將

軍青使買馬河東見宣無害言上徵為大府丞正義曰百官表云大僕屬官

有大府各五丞一尉也官事辦稍遷至御史及中丞使治主父偃及治淮南反獄所以微文深詆殺

者甚眾稱為敢決疑數廢數起為御史及中丞者幾二十歲王溫舒免中尉而宣為左內史其治米

鹽事大小皆關其手自部署縣名曹實物官吏令丞不得擅搖痛以重法繩之居官數年一切郡中

為小治辦然獨宣以小致太能因力行之難以為

歸有光曰漢書作王溫舒為中尉而宣為左內史按溫舒本嘗免為學是張湯欲溫舒自中尉徙廷尉意即此時也

經中廢為右扶風坐怨成信漢書曰成信以藏上

林中宣使郡令格殺信正義曰郡今岐州岐

格信時射中上林苑門宣下吏詆罪以為大逆當

族自殺而杜周任用過味處

杜周者南陽杜衍人正義曰杜氏譜云字長孺義

縱為南陽守以為爪牙舉為廷尉史事張湯湯數

言其無害至御史使案邊失人文類曰邊卒多亡

有所人所論殺甚衆奏事中上意任用與減宣相

編更為中丞十餘歲其治與宣相放然重遲外寬

內深次骨季奇曰其用罪深刻至宣為左內史周

為廷尉其治大放張湯而善候伺上所欲擠者因

而降之上所欲釋者久繫待問而微見其冤狀客

有讓周曰君為天子決平不循三尺法漢書音義

竹簡書專以人主意指為獄獄者固如是乎周曰

三尺安出哉前王所是著為律後王所是疏為令

當時為是何古之法乎至周為廷尉詔獄亦益多

矣二千石繫者新故相因不減百餘人郡吏大府

舉之廷尉如淳曰郡吏郡太守也孟康曰歲至

千餘章章大者連逮證案數百小者數十人遠者

數千近者數百里會獄吏因責如章告劾不服以

笞掠定之於是聞有逮皆亡匿獄久者至更數赦

張晏曰詔書赦十有餘歲而相告言大抵盡詆以

不道索隱曰案大抵猶大也以上廷尉及中都官詔

獄逮至六七萬人吏所增加十萬餘人周中廢後

楊慎曰相編即相

按上所擠數
句即湯傳上意
所欲罪所欲釋
兩端

論黃曰按荀卿
論法後王杜周云
後王所是流為令
是得卿之說而析
之者也後世有謂
祖宗不足法者其
禍水之流乎荀因
罪重而周其醜也
余有下曰其用意
又奸手湯

劉原翁曰酷吏十
人都斬其罪糾由
縱棄市自殺溫
命五族尹齊去

減官自殺惟杜周
有子孫趙禹壽
吏首尾只似一傳
故趙禹幸手張湯
溫舒等義縱義
縱亦幸手楊僕尹
齊其子寧成杜周
其子溫舒皆橫行
逆見而心術形勢
時事勝敗民然情
偽無不可以下目
而得者禹自禹湯
自湯誰不能者
余有上曰人主左
俱上下請與入主
俱上下也倒用便
奇
揚慎曰太史公謂
張禹而民不思
下語至夫班固乃
稱其雅賢有後方
雪其酷吏之名異
乎太史公之直筆
矣

為執金吾遂盜捕治桑弘羊衛皇后昆弟子刻深
天子以為盡力無私遷為御史大夫徐廣曰天漢三年為御史大夫四年卒家兩子夾河為守其治暴酷皆甚於
王溫舒等矣杜周初徵為廷史有一馬且不全及
身久任事至三公列子孫尊官家皆累數巨萬矣
太史公曰自郅都杜周十人者此皆以酷烈為聲
然郅都伉直引是非爭天下大體張湯以知陰陽
人主與俱上下時數辯當否國家賴其便趙禹特
據法守正杜周從諛以少言為重自張湯死後繼
密多詆嚴官事浸以耗廢九卿碌碌奉其官救過
不贍何暇論繩墨之外乎然此十人中其廉者足
以為儀表其污者足以為戒徐廣曰一本方略教

傳諸所刻錄吏民
蓋不為無水之災
并秦特一聞耳而
諸酷吏十餘人惟
趙禹杜周以善終
餘皆誅外甚且族
而仇家為戮其
今之吏可不戒哉
董仲舒曰前引孔子
老氏之言曰上德
薄刑而吏必不可
為矣而贊語不表
謂不惡之長正所
而者尾相應不露
于詞讀者自得耳

道禁多止邪一切示皆彬彬質有其文武焉雖慘
酷斯稱其位矣至若蜀守馮當暴挫廣漢李貞擅
磔人東郡彌僕鏹瑱天水駱璧推減徐廣曰一作
推音直進反減作咸是河東褚廣安殺京兆無忌
也謂推繫之以成獄也
馮翊殷周雙驚索隱曰雙驚雙驚音至以水衡閭
奉朴擊實請何足數哉何足數哉
索隱述贊曰太上失德法冷滋起破觚為圓禁
暴不止奸偽斯熾慘酷爰始乳獸揚威倉鷹側
視舞文巧詆
懷生可恃

權德輿曰洪範之沈潛大易之直方皆臣
道也都雖未蹈之斯近之矣不惡忠以避
愆不枉道以蒞官無處父之華異申橫之
愆所至之邦必以稱職其殆古之剛而無
膚怒而中節者歟一坐臨江之嫌當太后
之怒身死漢庭手足異處有以見漢氏之
不綱矣太史公以都首冠酷吏豈善善惡
惡之義哉贊述雖云引是非爭大體又何

補焉黃震曰郅都公廉而敢諫守北邊何叔遠
却為治雖尚嚴首惡之外未嘗濫及史氏
顧其將相大臣又相繼以清淨為治至平
文景其民無不樸畏自重而都乃獨先之
以嚴行法不辭貴戚其意若曰不畏強禦
而巳而斬斬無餘味風俗遂為一變未幾
後乘多事之衝而甚之於是張湯趙主之
時相率皆務于酷而吏民益輕犯法盜賊
滋起推所自來誰實助之夫貴戚犯法而
過其正其流弊乃爾愚故謂郅都非酷吏
也而酷吏實自郅都始也傳之酷吏之首
庸何
辭
凌約言曰予讀酷吏傳始悲其人丁於時
而使然中受其方略禁奸止暴國家賴
其便亦有取焉未則悼其人無行自晚于
刑戮其貲財巨萬亦卒歸於國而已耳然
則當時之吏也
何庸酷吏也哉

周在焉至班固為傳乃不入此二人張湯林
城謂湯之後安世為相世多賢者至光武
有名純者更有聲固以其子孫賢故貸之
其并貸社固者則于產立公孫洩之義也
果如此則固之意勢利之甚豈為信史元
城又謂遷教臣忠固教子孝教忠孝忍亦
不當如是也予竊謂固之意別有在焉遷
好奇之士也傳酷吏僅十人蓋惟其酷亦
異其才也而固於十人之中獨去湯與周
或更論其行乎湯素不貪以一小吏至三公
死之日有棺無槨周素貧初仕一馬不全
酷也日家資巨萬則湯之酷也以廉周之
酷也以貪貸湯者嘉其廉故別其籍去周
者羞其貪故
制其傳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二十三終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二十三

吳興凌維隆輯校
溫陵李光縉增補

大宛列傳第六十三

索隱曰案此傳合在西南夷下不宜在酷吏
將俠之間蓋立司馬公之殘缺褚先生補
之失也幸
不深光焉

王鑿曰史記不與張騫立傳其始附衛青
而於大宛傳備載始末蓋大宛諸國土俗
皆騫所歸為武帝言者也騫沒後諸使西
域者亦具焉事備具而有條理若漢書則
大宛張騫多
自為傳矣

董份曰張騫擊空通道其事亦有奇者本
欲立傳而以騫不足立也政於此發端見
之而下敘騫事
此太史公妙處
唐順之曰匈奴傳與大宛傳體異何
奴一國而大宛諸國諸國則錯綜也
茅坤曰大宛事以張騫身沒後凡十餘年
而始舉遷特惡騫始倡故通篇精神歸騫
一人而諸國中惟通大宛一節得善焉幾
因入中國以此先後情事諸國中以大宛

重份曰此傳決非
隋先生所撰撰
王莽曰突欲還
如王莽

局為結

又曰太宛以西始末如畫而
漢武窮兵實錄猶可攬涕

大宛之跡

正義曰漢書云大宛國去長安萬二千
五百五十里東至都護治西南至大月

氏南亦至大月氏北至康居

括地志云率都沙脚
國亦名蘇對沙脚國本漢大宛國。索隱曰宛音

苑又於見自張騫張騫漢中人

者舊傳云騫漢中
人成固

建元中為郎是時天子問匈奴降者皆言匈

奴破月氏王

正義曰氏音支涼甘肅瓜沙等州本

月氏國之地漢書云本居敦煌祁連

間是以其頭為飲器

月氏王頭為飲器也。正義曰漢書匈奴

器虎子之屬也或曰飲酒器也。正義曰漢書匈奴

傳云元帝遣車騎都尉韓昌光祿大夫張猛與

匈奴盟以老上單于所破月氏遁逃而常怨仇

氏王頭為飲器者其飲血盟

匈奴無與共擊之漢方欲事滅胡聞此言因欲通

便道必更匈奴中

索隱曰更乃募能使使者騫以郎

便道必更匈奴中

應募使月氏與堂邑氏故胡奴甘父俱出龍西

漢書

音義曰堂邑氏姓胡奴甘父字。索隱曰案謂堂

邑縣人家胡奴名甘父也下云堂邑父者蓋後史

家徒省唯稱堂邑父而經匈奴道經匈奴奴得

略其字或其其姓號也

之傳詣單于單于留之曰月氏在吾北漢何以得

往使吾欲使越漢肯聽我乎留騫十餘歲與妻有

子然騫持漢節不失居匈奴中益寬騫因與其屬

亡鄉月氏西走數十日至大宛大宛聞漢之饒財

欲通不得見騫喜問曰若欲何之騫曰為漢使月

氏而為匈奴所閉道今亡唯王使人導送我誠得

至反漢漢之賂遺王財物不可勝言大宛以為然

遣騫

索隱曰謂大宛為發導驛抵康居

索隱曰發

令入導引而至康居也導音道抵至也居音渠

正義曰抵至也居其居反括地志云康居國在京

後漢書云孫吳導

後漢書云孫吳導

後漢書云孫吳導

後漢書云孫吳導

後漢書云孫吳導

後漢書云孫吳導

後漢書云孫吳導

後漢書云孫吳導

後漢書云孫吳導

後漢書云孫吳導

後漢書云孫吳導

後漢書云孫吳導

後漢書云孫吳導

後漢書云孫吳導

後漢書云孫吳導

後漢書云孫吳導

蓋俗曰大夏而
居者謂大夏服屬
為臣而月氏因居
其地也地肥饒亦
言大夏故月氏居
而安樂之註以為
君者非也
又曰陳湯傳言鄯
又侯國而奔康居
其有氏居大夏同

西一萬六百里其西北可
二千里有奄祭酒國也
大月氏在大宛西南葱嶺水北為王
庭漢書云去長安萬一千六百里
大月氏王已
為胡所殺立其太子為王徐廣曰一云未人為王
日案漢書張騫傳云
既臣大夏而居地肥饒索隱
作君謂月氏以大夏為臣而為之索隱
也。正義曰既盡也大夏國在葱嶺水南少寇志安
樂又自以遠漢殊無報胡之心騫從月氏至大夏
竟不能得月氏要領漢書音義曰要領要契
領凡持衣者必執要與領言騫不能得月氏意趣
無以持歸於漢劉氏云不得其要害然頗是其意
於文字留歲餘還立南山正義曰立白浪反南山
為疏者留歲餘還立南山正義曰立白浪反南山
至華山過河東北連延至海即中條山也從京南東
連接至蔥嶺萬餘里故云並南山也西域傳云其
南山東出金城欲從羌中歸正義曰說文云羌西
與漢南山屬焉正義曰說文云羌西
閩從中北方秋從大東復為匈奴所得留歲餘
復為匈奴所得留歲餘

余有丁曰騫再為
匈奴所得而竟以
金帛卒起武帝紛
征伐

茅坤曰騫既從大
宛歸所指畫傍諸
國而下以次分別
如掌

拔白騫言大宛
多善馬而漢家
之財賦皆消耗
于燄煙往復間
矣及積數歲之
勢所得馬僅數
千匹亦矣貴其
善且多哉

于歾徐廣曰元左谷蠡王攻其太子自立國內亂
騫與胡妻及堂邑父俱亡歸漢漢拜騫為太中大
夫堂邑父為奉使君索隱曰堂邑父之官號也騫為人彊力寬
大信人蠻夷愛之堂邑父故胡人善射窮急射禽
獸給食初騫行時百餘人去十三歲唯二人得還
騫身所至者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傳聞其旁
大國五六具為天子言之曰大宛在匈奴西南在
漢正西去漢可萬里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麥有蒲
陶酒多善馬索隱曰案外國傳云外國稱天下有
馬汗血其先天馬子也漢書音義曰大宛國有高山
五色母馬置其下與交生有城郭屋室其屬邑太
小七十餘城眾可數十萬其兵弓矛騎射其北則

康居西則大月氏西南則大夏東北則烏孫東則

杆采于賓徐廣曰漢紀曰拘彌國去千真三百里

彌又音殿漢紀謂拘彌與杆采同是一名也于賓之西

則水皆西流注西海其東水東流注鹽澤索隱曰

大康地記云河北得水為河塞外得水為海也

正義曰漢書云鹽澤玉門關三百餘里廣袤三四

百里其水皆潛行地土南出於積石山為中國河

海亦名寧蘭亦名臨海在沙州西鹽澤潛行地下

其南則河源出焉索隱曰案漢書西南夷傳云

山海經云河出崑崙東北隅郭璞云河出崑崙

行地土至蔥嶺山干真國復分流岐出合而東注

名蒲昌海而復行積石為中國河汾澤即鹽澤也

海經不同廣志云蒲昌海在蒲類海東也

師邑有城郭臨鹽澤正義曰三國名鹽澤去長

五千五百里匈奴右方居鹽澤以東至隴西長城南

接羌胡漢道焉

烏孫在大宛東北可二千里行國徐廣曰隨

匈奴同俗控弦者數萬攻戰故服匈奴及盛取其

羈屬不肯往朝會焉

康居在大宛西北可二千里行國與月氏大同俗

控弦者八九萬人與大宛鄰國國小南羈事月氏

東羈事匈奴

奄蔡在康居西北可二千里正義曰漢書解詁云

云西與大秦通東南與康居接其國行國與康居

大同俗控弦者十餘萬臨大澤無崖蓋乃北海云

大月氏在大宛西可二三千正義曰萬震南州

黃帝曰故舊也嘗臣張子何如

黃帝曰蓋乃北海者因夫中國遠不能知大澤之名故臆斷云

七千里地高燥而遠國主稱天子國中騎乘常數十萬匹城郭宮殿與大秦國同人民赤白色使習弓馬土地所出及奇珍珍物被服鮮好天竺不遠也康秦國傳云外國稱天下有三衆中國爲人衆秦爲寶衆月氏爲馬衆也居媯水北其南則大夏西則安息北則康居行國也隨畜移徙與匈奴同俗控弦者可一二十萬故時彊輕匈奴及冒頓立攻破月氏至匈奴老上單于殺月氏王以其頭爲飲器始月氏居敦煌祁連間正義曰初月氏居敦煌以東祁連山以西敦煌郡今沙州祁連山在西南及爲匈奴所敗乃遠去過宛西擊大夏而臣之遂都媯水北爲王庭其餘小衆不能去者保南山羌號小月氏

安息在大月氏西可數千里

正義曰地理志云安息國京西萬一千二

百里自西關西行二千四百里至阿蠻國西行二千六百里至斯賓國從賓南行度河又西南

于羅國九百六十里安息西界極矣自乘海乃通大秦國漢書云北康居東爲弋由離西條枝國臨媯水土著以銀爲錢如其王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面王少輒更錢效王面焉

麥蒲陶酒城邑如大宛其屬小大數百城地方數千里最爲大國臨媯水有市民商費用車及船行

旁國或數千里以銀爲錢錢如其王面索隱曰漢書云文衡

爲王面幕爲夫人面荀悅云幕音漫無文面也張晏云錢之文面作人乘馬錢之幕作人面形韋昭

云幕錢背也王少輒更錢效王面焉書羣芳行以

爲書記漢書音義曰橫行爲書記○索隱曰書音

者旁行今南方林邑之不系者韋昭云外夷書徒書皆旁行不直下也其西則條枝北有奄蔡黎

軒正義曰上力奚反下巨言反又巨連反後漢書

千里有城四百餘所土地金銀奇寶有夜光璧明月珠駭雞犀火浣布珊瑚琥珀琉璃玳瑁朱丹青

碧珍怪之物率出大秦康氏外國傳云其國城郭皆青水精爲礎五色水精爲壁人民多所能化銀

董份曰西北少暑
此特著其異

為金國土市買皆金銀錢萬震南州志云大家屋
舍以珊瑚為柱琉璃為精壁水精為礎烏海中斯
調州上有木冬月往剝取其皮績以為布極細手
中齊數匹與麻焦布無異色青黑若垢法欲浣
之則又火中便更精潔世謂之火浣布秦云定重
湖海門樹皮也括地志云火山國在扶風南東大
績為火浣布魏略云大秦在安條支西大海之西
故俗謂之海西從安息界乘船直載海西遇風利
時三月到風遲或一二歲其公私宮室為重屋相
驛亭置如中國從安息繞海北陸到其國人民相
屬十里一亭三十里一置無盜賊其俗人長大平
正似中國人而胡服宋膺異物志云秦之北附庸
小邑有羊羔自然生於土中候其欲萌築壻繞之
恐獸所食其睛與地連割絕則成擊物驚之乃驚
鳴騰遂絕則逐水草為羣又大秦金二枚皆大如
瓜擲之滋息無極觀之如用則真金也括地志云
小人國在大秦南人纔三尺其耕稼之時懼鶴所
食大秦衛助之即焦
僂國其人穴居也
條枝在安息西數千里索隱曰漢書作犂牛續漢書二名大秦三國並臨西
海後漢書云西海環其西北通陸
道然漢使自烏弋以還莫肯至條枝者

濕耕田田稻有太鳥卵如鵝正義曰漢書云條
雀其卵如鵝和帝永元十三年安息王滿伯獻師

子太鳥世謂之安息雀廣志云鳥鵝鴈身蹄略色
蒼舉頭八九尺張翅丈人眾甚多往往有小君長

而安息役屬之以為外國國善眩應劭曰眩相詐
云今吞刀吐火種樹安息長老傳聞條枝有

弱水西王母而未嘗見索隱曰魏略云弱水在大

者有崑崙之弱水鴻毛不能載也山海經云玉山

西王母所居穆天子傳云天子觴西王母瑤池之

上興地圖云崑崙弱水非乘龍不至有三足神鳥

為王母取食也○正義曰此弱水西王母既安

息長安耆老傳聞而未嘗見後漢書云桓帝時大

秦國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來獻或云其國西

有弱水流沙近西王母處絕於日所入也然先儒

多引大荒西經云弱水云有源俱出女國北阿

耨達山南流會於女國東去國一里深丈餘闊六

十步非毛舟不可濟南流入海阿耨達山即崑崙

唐順之曰以上如
其盤坐如著其
大夏為孫華省借
塞言叙之
茅坤曰此以下叙
張騫通大夏西北
諸國始末

似就為鳥名者聞焉也。蜀山石也。山周四十里外。周
圍水。佛於此坐禪。及諸阿難等俱在此坐。又云小
孤石。石上有石室。者佛坐其中。天帝釋以四十二
事問佛。佛一一以指畫名其跡。尚存。又於山上起
塔。佛昔將阿難在此。上四望見福由疆畔。騫曰
因制七條水。割截之法。於此。今製漆木是也。騫曰
臣在大夏時。見印竹杖蜀布。正義曰。印都。印山出
實中。或寄生。可為杖。布。土蘆布。問曰。安得此。大夏國人曰。吾貴人
往市之。身毒身毒在大夏東南。可數千里。其俗土
著。大與大夏同。而卑濕暑熱。云其人民乘象以戰。
其國臨大水焉。正義曰。大以。水河也。以騫度之大夏去漢萬
二千里。居漢西南。今身毒國又居大夏東南數千
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遠矣。今使大夏從羌中險
羌人惡之。少北則為匈奴。所得從蜀宜徑。如淳曰。徑。疾也。
或曰。又無寇。天子既聞大宛及人夏安息之屬

按此太史公挑
剔武帝主意可
謂推見至隱矣

大國多奇物。土著頗與中國同業。而兵弱貴漢財
物。其北有大月氏康居之屬。兵疆可以賂遺設利
朝也。且誠得而以義屬之。則廣地萬里。重九譯。正義曰。言重重九。致殊俗。威德徧於四海。天子欣然以
通譯語而致致殊俗。威德徧於四海。天子欣然以
騫言為然。乃令騫因蜀犍為。正義曰。犍其連反。犍
州南。一發間使四道。並出。出驪。出丹。出徙。徐廣曰。屬漢嘉
千餘里。索隱曰。李奇云。徙音斯。蜀郡有徙縣。○正出。印
義曰。茂州向州等。冉駹之地。在戎州西北也。出印
契。正義曰。契蒲北。反徙在嘉州。印。今
千里。其北方閉氏。笮夷。服虔曰。皆夷名。漢使見閉於
屬越。舊音昨案。南越破後。笮侯作。笮都。為沈黎
郡。又有定笮縣。○正義曰。氏。今成州及武等州也。
笮。白。笮羌也。皆在戎州西北也。南方閉。雋。昆明。正義曰。雋州及南
州。西。昆明之屬。無君長。善寇盜。輒殺略。漢使終莫

按以上叙驚濤
大夏
茅坤曰徒然入此
為打斷初叙右臂

按此城漢書作
西邊是

得通然聞其西可千餘里有乘象國名曰滇越。徐
日一作城。正義曰昆郎等州皆滇國也其西而
南滇越越嵩則通號越細分而有得滇等名也
蜀賈多出物者或至焉於是漢以求大夏道始通
滇國初漢欲通西南夷費多道不通罷之及張騫
復傳
言可以通大夏乃復事西南夷騫以校尉從大將
軍擊匈奴知水草處軍得以不乏乃封騫為博望
侯。索隱曰案張騫封號耳非地名小顏云取其能
博廣瞻望也尋武帝置博望苑亦取新義也。
正義曰地理志
是歲元朔六年也其明年騫為衛
尉與李將軍俱出右北平擊匈奴匈奴圍李將軍
軍失亡多而騫後期當斬贖為庶人是歲漢遣驃
騎破匈奴西城數萬人至祁連山其明年渾邪王
率其民降漢而金城河西西北南山至鹽澤空

按自騫既失侯
至遣之他旁國
一段與此天子
既聞大宛一服
暗在漢前推
武帝好大喜功
之心故欣然以
騫言為然遣復
四出後原騫
失位快遂致
逢君之欲而
將中即君臣病
根結未只一貪
字為窮便貽國
家無窮之戚始
是太史公若隱
而不發其意了

匈奴匈奴時有侯者到而希矣其後一年漢擊走
單于於幕北是後天子數問騫大夏之屬騫既失
侯因言曰臣居匈奴中聞烏孫王號昆莫昆莫之
父匈奴西邊小國也匈奴攻殺其父。索隱曰漢書
為天月而昆莫生於野烏孫肉蜚其上。徐廣曰
氏所殺。史傳義縱不涂道上念銜之。史記
亦作兼字。索隱曰兼音銜蜚亦飛字。很往乳
之單于怪以為神而收長之及壯使將兵數有功
單于復以其父之民予昆莫令長守於西城昆莫
收養其民攻旁小邑控弦數萬習攻戰單于以昆
莫乃率其眾遠徙中立不肯朝會匈奴匈奴遣奇
兵擊不勝以為神而遠之因羈屬之不夫故今單
于新困於漢而故渾邪地空無人蠻夷俗貪漢財

物今誠以此時而厚幣賂烏孫招以益東居故渾
邪之地與漢結昆弟其勢宜聽聽則是斷匈奴右
臂也既連烏孫自其西大夏之屬皆可招來而為
外臣天子以為然拜騫為中郎將將三百人馬各
二匹牛羊以萬數齎金幣帛直數十巨萬多持節
副使道可使使遺之他旁國騫既至烏孫烏孫王
昆莫見漢使如單于禮騫大驚知蠻夷貪乃曰天
子致賜王不拜則還賜昆莫起拜賜其他如故騫
諭使指曰烏孫能東居渾邪地則漢遣翁主為昆
莫夫人烏孫國分王老而遠漢未知其大小素服
屬匈奴日久矣且又近之其大臣皆畏胡不欲移
徙王不能專制騫不得其要領昆莫有子餘于也

按此敘昆莫附
以不敘單于

中于曰大祿彊善將眾將眾別居萬餘騎大祿兄
為太子太子有子曰岑娶而太子蚤歿臨歿謂其
父昆莫曰必以岑娶為太子無令他人代之昆莫
哀而許之卒以岑娶為太子大祿怒其不得代太
子也乃收其諸昆弟將其眾畔謀攻岑娶及昆莫
昆莫老常恐大祿殺岑娶子今娶萬餘騎別居而
昆莫有萬餘騎自備國眾分為三而其大總取焉
屬昆莫昆莫亦以此不敢專約於騫騫因分遣副
使使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賓打采
及諸旁國烏孫發導譯送騫還騫與烏孫遣使數
十人馬數十匹報謝因令窺漢知其廣大騫還到
拜為大行列於九卿歲餘卒烏孫使既見漢人眾

按以上叙張騫通西域

楊慎曰鑿空半空高陵也唐地理志開山有鑿空州鑿空之言之開洞窟言之也

按此等事以後

按烏孫駝馬驛得尚翁主如騫約也

王莽曰此段錯綜

莽瑋曰使外國者每遣一輩不示數百人而又密一歲中使十餘或五六輩又必八九歲或數歲而後還焉張騫之貽禍甚哉太史公委曲詳敘意可驟見矣

按此傳廢書終莫能通竟莫能

富厚歸報其國其國乃益重漢其後歲餘騫所遣

使通大夏之屬者皆頗與其人俱來其晉灼曰於是

西北國始通於漢矣然張騫鑿空蘇林曰鑿開空

城道索隱曰案謂西域險阨其後使往者皆稱

博望侯以為質於外國如淳曰質誠信也博望侯

有誠信故後使稱其意以

日貨信也外國由此信之自博望侯騫以後匈奴

奴聞漢通烏孫怒欲擊之及漢使烏孫若出其南

抵大宛大月氏相屬徐廣曰漢書作及烏孫乃恐

使使獻馬願得尚漢女翁主為昆弟天子問羣臣

議計皆曰必先納聘然後乃遣女初天子發書易

云駢索漢書音義神馬當從西北來得烏孫馬好

名曰天馬及得大宛汗血馬益壯更名烏孫馬

西極名大宛馬曰天馬云而漢始築令居以西徐廣

日屬初置酒泉郡以通西北國因益發使抵安息

金城即上虞前奄蔡黎軒條枝身毒國而天子好宛馬使者相望

於道諸使外國一輩大者數百少者百餘人人所

齎操大放博望侯時其後益習而衰少焉漢率一

歲中使多者十餘少者五六輩遠者八九歲近者

數歲而反是時漢既滅越而蜀西南夷皆震請更

入朝於是置益州越雋牂牁牂牁山郡欲地接

以前通大夏李奇曰欲地界乃遣使柏始昌呂越

人等歲十餘輩出此初郡索隱曰初郡謂越雋汶

皆叛之而併抵大夏皆復閉昆明為所殺奪幣財終

莫能通至大夏焉於是漢發三輔罪人因巴蜀士

通而塞之欺妄
帝之愚陋可嘆
是矣

按此通前拾論
當時事情

董狐曰武帝雖素
武然其駕馭但聖
王待夷狄不如是
耳

數萬人遣兩將軍郭昌衛廣等往擊昆明之遮漢
使者徐廣曰元斬首虜數萬人而去其後遣使昆
明復為寇竟莫能得通而北道酒泉抵大夏使者
既多而外國益厭漢幣不貴其物自博望侯開外
國道以尊貴其後從吏卒皆爭上書言外國奇怪
利害求使天子為其絕遠非人所樂往聽其言子
節募吏民毋問所從來為其備入衆遣之以廣其
道來還不能毋侵盜幣物及使失指天子為其習
之輒覆案致重罪以激怒令贖復求使使端無窮
而輕犯法其吏卒亦輒復盛推外國所有言大者
予節言小者為副故妄言無行之徒皆爭效之其
使皆貪人子私縣官齎物欲賤而私其利外明

外國亦厭漢使人人有言輕重服虔曰漢使言以於
外國人人輕重不

實如淳曰外國人人自言數為漢使所侵易
度漢兵遠不能至而禁其

食物以苦漢使漢使之絕積怨至相攻擊而樓蘭

姑師小國耳徐廣曰
即車師當空道攻劫漢使王恢等尤

甚徐廣曰恢
一作怪而匈奴奇兵時時遮擊使西國者使

者爭徧言外國災害皆有城邑兵弱易擊於是天

子以故遣從驃侯破奴將屬國騎及郡兵數萬至

匈奴水欲以擊胡胡皆去其明年擊姑師破奴與

輕騎七百餘先至虜樓蘭王遂破姑師因舉兵威

以困烏孫大宛之屬還封破奴為浞野侯徐廣曰
元封三

年王恢數使徐廣曰為
中郎將為樓蘭所苦言天子天子

發兵令恢佐破奴擊破之封恢為浩侯徐廣曰捕
得車師王

元封四年於是酒泉列亭鄣至玉門矣韋昭曰玉門關在龍

封活侯勸界○索隱曰韋昭又云玉門縣名在酒泉○正義曰括地志云沙洲龍勒山在縣南百六十五里

北百一十八里烏孫以千匹馬聘漢女漢遣宗室

女江都翁主往妻烏孫漢書曰江都王建女烏孫王昆莫以

為右夫人匈奴亦遣女妻昆莫昆莫以為左夫人

昆莫曰我老乃令其孫岑娶妻翁主烏孫多馬其

富人至有四五千匹馬初漢使至安息安息王令

將一萬騎迎於東界東界去王都數千里行北至

過數十城人民相屬甚多漢使還而後發使隨漢

使來觀漢廣大以太烏卵及黎軒善眩人獻于漢

索隱曰韋昭云眩人變化惑人也魏略云黎軒多奇幻口中吹火自縛自解小顏亦以為為今之

吐火植瓜種樹屋人及宛西小國驩潛大益宛東

姑師扞采蘇薤之屬皆隨漢使獻見天子天子大

悅而漢使窮河源河源出于真其山多玉石采來

璚曰漢使采取將持來至漢天子案古圖書名河所出山曰崑

崙云是時上方數巡狩海上乃悉從外國客大都

多人則過之散財帛以賞賜厚具以饒給之以覽

示漢富厚焉於是大觥抵出奇戲諸怪物多聚觀

者行賞賜酒池肉林令外國客徧觀各倉庫府藏

之積見漢之廣大傾駭之及加其眩者之工而觥

抵奇戲歲增變甚盛益興自此始西北外國使更

來更去宛以西皆自以遠尚驕然晏然未可誑以

禮羈縻而使也自烏孫以西至安息以近匈奴何

奴困月氏也匈奴使持單于一信則國國傳送食

按古圖書節禹

本紀

按考要云爾雅

曰河出崑崙虛

山海經曰河出

崑崙西北隅淮

南子曰河九折

注于海而流不

殆者崑崙之輪

也朱子註離騷

謂崑崙河水所

出其山多玉石

即崑崙山也

按太史公極狀

不敢留苦及至漢使非出幣帛不得食不市畜不
得騎用所以然者遠漢而漢多財物故必示乃得
所欲然以畏匈奴於漢使焉宛左右以蒲陶為酒
富人藏酒至萬餘石久者數十歲不敗俗嗜酒馬
嗜苜蓿漢使取其實來於是天子始種苜蓿蒲陶
肥饒地及天馬多外國使來眾則離宮別觀旁盡
種蒲葡萄苜蓿極望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國雖頗異
言然大同俗相知言其人皆深眼多鬚頰善市買
爭分銖俗貴女子女子所言而丈夫乃決正其地
皆無絲漆不知鑄錢器徐廣曰多作錢字又或作鐵字及漢使下
卒降教鑄作他兵器得漢黃白金輒以為器不用
為幣而漢使者往既多其少從率多進孰於天子

余有下曰進孰或
是進見亦孰乎天

漢書音義曰少從不如計也或云從言曰宛有金

馬在貳師城匿不肯與漢使天子既好宛馬聞之

其心使壯士車令等持千金及金馬以請宛王貳

師城善馬宛國饒漢物相與謀曰漢去我遠而鹽

水中數敗遠服虔曰水名道從水中行如淳曰道絕

也言水廣遠或致風波而數敗也裴矩西域記云

在四州高昌縣東南南去瓜州一千三百里並沙

磧之地水草難行四面危道道路不可准記行人

以人畜骸骨及驢馬糞為標驗以其地道路惡人

畜即不約行會有人於磧內時聞人喚聲不見形

亦有歌哭聲教失人瞬息之間不知所在此數

有鬼魅也出其北有胡寇出其南乏水草又且

往往而絕邑乏食者多漢使數百人為輩來而常

乏食少者過半是安能致大軍乎無奈我何且貳

師馬死寶馬也遂不肯予漢使漢使怒妄言椎金

子故得以進言若
若成者慎行役不
背言矣註熟美之
說未必然也
茅坤曰墓為漢代
死處更精神
王維楨曰壯士車
令持金驅馬入貳
師城請宛王馬樂
府少年行即此輩
也
按師古云砂磧
之中不生草木
水又鹹苦即今
燉煌西北惡磧
也數有敗言每
自死也
按此以千叙
宛北也

馬而去。如淳曰宛貴人怒曰漢使至輕我遣漢使

去令其東邊郁成遮攻殺漢使取其財物於是天

子大怒諸嘗使宛姚定漢等言宛兵弱誠以漢兵

不過三千人彊弩射之即盡虜破宛矣天子已嘗

使浞野侯攻樓蘭以七百騎先至虜其王以定漢

等言為然而欲侯寵姬李氏拜李廣利為貳師將

軍發屬國六千騎及郡國惡少年數萬人以往伐

宛期至貳師城取金馬故號貳師將軍趙始成為

軍正故浩侯王恢使導軍徐廣曰恢先受封十一年

而李哆為校尉制軍事索隱曰哆音尺是歲太初

元年也而關東蝗大起蜚西至敦煌貳師將軍軍

既西過鹽水當道小國恐各堅城守不肯給食

茅坤曰漢武實無
供狀

之不能下下者得食不下者數日則去比至郁成

士至者不過數千皆饑罷攻郁成郁成大破之所

殺傷其眾貳師將軍與哆始成等計至郁成尚不

能舉況至其王都乎引兵而還往來一歲還至燉

煌士不過什一二使使上書言道遠多乏食且士

卒不患戰患饑人少不足以拔宛願且罷兵益發

而復往天子聞之大怒而使使遮玉門曰軍有敢

入者輒斬之貳師恐因留敦煌其夏漢亡浞野之

兵二萬餘於匈奴徐廣曰太初二年趙破奴為凌

公卿及議者皆願罷擊宛軍專力攻胡天子已業

誅宛宛小國而不能下則大夏之屬輕漢而宛善

馬絕不來烏孫命頭易苦漢使矣晉灼曰為外國

王維曰古樂府
中塞上曲後事樂
終少年行皆漢曲
也其本此事作左
有原委

王維楨曰古樂府
出塞入塞二曲入
詞哀苦勇怯不同
皆有所本若伐宛
之役道遠多食將
吏又貪多侵奪往
者六萬人入關僅
得八者止于余四
此安得不怨耶

笑乃案言伐宛尤不便者鄧光等故囚徒材官益
發惡少年及邊騎歲餘而出燉煌者六萬人負私
從者不與牛十萬馬三萬餘匹驢騾橐它本作駝以萬數
多齎糧兵弩其設天下騷動傳相奉伐宛凡五十
餘校尉宛王城中無井皆汲城外流水於是乃遣
水工徙其城下水空以空其城徐廣曰空一作穴蓋以水蕩敗其城
也言空者令益發戍申卒十八萬酒泉張掖北置
居延休屠以衛酒泉如淳曰立一縣以衛邊也或曰置二部都尉以衛酒泉
而發天下七科適及載糒給貳師正義曰適音適張晏云吏有罪謫
二命一贅者二賈人四故有市籍五父母有市籍六太父母有籍凡七科武帝天漢四年發天下
七科謫出朔方也轉車人徒相連屬至敦煌而拜習馬者
二人為執驅校尉備破宛擇取其善馬云於是

師後復行兵多而所至小國莫不迎出食給軍至
命頭命頭不下攻數日屠之自此而西平行至宛
城漢兵到者三萬人宛兵迎擊漢兵漢兵射敗之
宛走入葆乘其城貳師兵欲行攻郁成恐留行而
鈴宛益生詐乃先至宛決其水源移之則宛固已
憂困圍其城攻之四十餘日其外城壞虜宛貴人
勇將煎靡宛大恐走入中城宛貴人相與謀曰漢
所為攻宛以王母寡匿善馬而殺漢使今殺王母
寡而出善馬漢兵宜解即不解乃力戰而外未晚
也宛貴人皆以為然共殺其王母寡持其頭遣貴
人使貳師約曰漢毋攻我我盡出善馬恣所取而
給漢軍食即不聽我盡殺善馬而康居之救且至

茅坤曰漢武窮兵
數年所得不過如
此

至我居內。康居居外。與漢軍戰。漢軍孰計之。何從
是時康居候視漢兵。漢兵尚威。不敢進。貳師與趙
始成李多等計。聞宛城中新得秦人。知穿井。而其
內食尚多。所為來誅首惡者。母寡。母寡頭已至。如
此而不許解兵。則堅守。而康居候漢罷而來救宛。
破漢軍必矣。軍吏皆以為然。許宛之約。宛乃出其
善馬。令漢自擇之。而多出食。食給漢軍。漢軍取其
善馬數十匹。中馬以下牝牡三千餘匹。而立宛貴
人之故待遇漢使善者名昧蔡。以為宛王。索隱曰
昧蔡大宛將昧音末與盟。而罷兵。終不得入中城。乃罷而
引歸。初貳師起燉煌西。以為人多。道上國不能食。
乃分為數軍。從南北道。校尉王申生故鴻臚寺。

王維楨曰宛已破
入使攻破都威威
康居功成討遂此
後事案也

王維楨曰上邽騎
士趙弟以少年餘
斬都威王頭後論
功封新時侯此豪
俠輩也

國等千餘人。別到郁成。郁成城守。不肯給食。其軍
王申生去大軍。百里偵而輕之。責郁成。郁成食
不肯出。窺知申生軍日少。晨用三千人攻殺殺申
生。軍破。數人脫亡。走貳師。貳師令搜粟都尉上官
桀往攻。破郁成。郁成王亡。走康居。桀追至康居。
康居聞漢已破宛。乃出郁成王。子桀桀令四騎士
縛守詣大將軍。如淳曰時多別將故
謂貳師為大將軍四人相謂曰。
郁成王漢國所毒。今生將去。卒失大事。欲殺莫敢
先擊。上邽騎士趙弟最。拔劍擊之。斬郁成王。齎
頭。弟桀等逐及大將軍。初貳師後行。天子使使告
烏孫。大發兵。并力擊宛。烏孫發二千騎往持兩端。
不肯前。貳師將軍之東。諸所過小國。聞宛破。皆使

謂禹本紀者乎。尚書曰導河積石，是為河源。出於積石，積石在金城河關，不言出於崑崙也。索隱曰：言河出崑崙，崑崙在日月所相避隱處，光明也。後儒曰：如木把之，崑崙出於元人當究河源，殊不如本紀之明言者。蓋分曰：此云惡，謂崑崙在崑崙則前云崑崙圖書名河，所出曰崑崙，蓋非也。但其詞微不顯見耳。

謂崑崙者乎。尚書曰導河積石，是為河源。出於積石，積石在金城河關，不言出於崑崙也。索隱曰：言河出崑崙，崑崙在日月所相避隱處，光明也。後儒曰：如木把之，崑崙出於元人當究河源，殊不如本紀之明言者。蓋分曰：此云惡，謂崑崙在崑崙則前云崑崙圖書名河，所出曰崑崙，蓋非也。但其詞微不顯見耳。

耳。故言九州山川，尚書近之矣。至禹本紀山海經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索隱曰：案漢書作所，迂闊言，不可信也。余不敢言者，亦謂山海經難可，即信耳。而荀悅作放效失之矣。

索隱述贊曰：太宛之迹，元因博望始究河源，旋窺海上，條枝西入，天馬內向，蔥嶺無塵，鹽池息浪，曠哉絕域，往往亭障。

黃震曰：甚矣小人逢君之惡，何其甚也。漢欲通西南夷，費多道不通，嘗罷之矣。張騫言可通，大夏天子復欣然為之，是窮民西南之禍，不主漢武而在張騫，然騫從日氏至。

大夏竟不得月氏要領，其後復使烏孫亦不得其要領，間關萬里，困苦終身，騫果何利乎？此自是莽骨肉子萬里外，以取苑馬，天下騷動，耗費鉅萬萬，騫又果何利乎？漢嗚呼甚矣！小人逢君之惡者，不可勝數也。又曰：按太史公云，張騫使大夏窮河源，惡觀本紀所謂崑崙者乎？嗚呼！太史公之論善矣。然後世最轉浩襲之妄，又豈止太史公所關而已哉？蓋自是有謬西域書為中國語者，又因崑崙之說，附會之為須彌山，亦謂日月相避隱為光明，而更加張大謂國須彌之山為世界者，凡四日所至為書而去之，則為夜，然天下安有是理哉？若果如崑崙須彌之說，則日月之避隱常相等，齊安從而有晝夜長短之分？日月之避隱常不相見，安從而有晦望交蝕之異？日常滿月亦當常滿，安從而有虧盈進退之不同？出沿山之東入循山之西，其地皆遠，當僅見日輪之隱約，日之方中，居山之腹，其地獨近，當充見日輪之顯大，今日之出沒皆見其紅，而大日之方中，獨見其淡，而小何也？豈近反見其小，而遠反見其大耶？日東循山而天下曉，當以地里之遠近漸

次而曉日西轉山而天下昏當以地之
遠近漸次而昏營之東日出以寅則幽之
西當以午而幽之西日沒以酉則營之東當
在晝今地里不問遠近出沒皆以寅西何
也豈避隱不以漸行或晝夜不係日月耶
夫日月東浮而西沈日行速而月行遲朔
望有定寒暑無差交會剝蝕皆可預計吾
儒曆法盡之矣彼為崑崙須彌之說者雖
從西域來實皆譯之者附會中國非聖之
書以張大之而不復計其事之實也余故
因大史公斥崑崙之說而併及之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二十三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二十四

吳興凌稚隆輯校
溫陵李光緒增補

游俠列傳第六十四

荀悅曰立氣齊作威福結私
交以立彊於世者謂之游俠

陳仁子曰游俠之名蓋起于後之世無道
德之士耳夫游俠者行也俠者持也輕生高
氣排難解紛較諸古者道德之士不動聲
色消天下之大變者相去固萬萬而君子
諒之亦曰其所遭者然耳律其所為雖未
必盡合於義然使當時而無斯人則袖手
於焚溺之衝者滔滔皆是亦何薄哉斯固
亦孔子所謂殺身成仁者也遷之傳此其
傳可以觀人材可以觀世變
董份曰史遷遭李陵之難交游莫救身坐
法困故感游俠之義其辭多激故班固譏
進奸雄此太史之過也然若嗟懷慨
感歎宛轉其文曲至百代之絕矣
柯維騷曰荀悅謂世有三游德之賊也楊
雄謂游俠竊國靈者也太史公作傳豈誠
美其事哉遷遭李陵之禍平昔交游絨然
自保其視不愛其軀赴士之厄困者何如

王荅曰傳說論
正而無勢謂達
柯維祺曰韓非宗
法家故以儒典俠
並訊云
何良俊曰此正是
太史公憤激著書
嚴其言以術窮
宰相卿大夫輔翼
世主功名俱著者
為元可言而獨有
取於布衣之俠又
以廣其井廩伊尹
鼎俎傳說板築呂
尚實食夷吾百里
桎梏飯牛以至孔
子畏匡之事以見
緩急人所時有世
有如此者不有游
俠之出而濟之便
拘事抱咫尺之義

其言曰誠使鄉曲之俠與季次原憲比權
量其效功於當世不同日而論蓋有激也
此與貨殖傳同意班固不原此意
乃議其進奸雄而崇勢利誤矣

韓子曰儒以文亂法正義曰言文之蔽小人而俠
以武犯禁正義曰言武之蔽君子而儒
多稱於世者故太史公而學士多稱於世云至如
引韓子欲陳游俠之美而學士多稱於世云至如
以術取宰相卿大夫輔翼其世主功名俱著於春
秋案春秋謂國史也以言人臣有功固無
可言者及若季次原憲間巷人也徐廣曰仲尼弟
字季次未嘗讀書懷獨行君子之德索隱曰公哲哀
不苟合當世當世亦笑之故季次原憲終身空室
蓬戶正義曰莊子云原憲處居環堵之室蓬戶不
也完以桑為樞而甕牖上漏下濕獨坐而絃歌
也索隱曰厭飽四百餘年

於事
重傷曰其稱獨行
君子義不苟合則
亦非處士也蓋
故為抑揚發憤而
作耳
劉辰翁曰韓非子
列傳必不得聘而
其說雖與此憤至
緩急者人之所時
有也重言諱然此
其意本不取季次
原憲事蓋言其有
何功業而志之不
倦知世說將俠
之所為有過之者
而不為稱特其語
厚而意深也
事地曰太史公下
腐時更無人出
死力救之惟以解
持其說變結胎

而弟子志之不倦今游俠其行雖不軌於正義然
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越士之
阨困既已存亡死生矣索隱曰此是游俠本願而不矜其能羞伐
其德蓋亦有足多者焉且緩急人之所時有也太
史公曰昔者虞舜窘於井廩伊尹負於鼎俎傳說
匿於傅險呂尚困於棘津徐廣曰在廣川正義
年七十賣食棘津云古日尉繚子云太公望行
亦謂之石濟津故南津夷吾桎梏百里飯牛仲尼
畏匡菜色陳蔡此皆學士所謂有道仁人也猶然
遭此留況以中材而涉亂世之末流乎其遇害何
可勝道哉鄙人有言曰何知仁義已嚮其利者為
有德索隱曰已音以嚮音享受也言已故伯夷醜
周餓死首陽山而文武不以其故貶王跖墻暴戾

董份曰太史公官
傷其終極本意
至是乃盡矣
余有十日按此則
上文獨其利者為
有德意也索隱註
未明

偶思曰韓非子出
是以學之引次意
為人所稱太史公
只直謂為學士亦
不免賴游俠無特
俠則如彼又謂其
必有所同又非笑
學士拘于咫尺之
義可謂捨義不遺
餘力亦若儒者之
於詩俠然俯仰悲
慨得之於世之感
無不為其意
楊慎曰之陵吳季
札也子之司延陵
其太史公作傳其

不名者必其顯著
者也或曰季札豈
游俠耶余曰太史
公作傳既重游俠
矣必援名人以尊
之若貨殖傳之援
子貢也子貢既入
貨殖季札何不入
游俠乎故曰延陵
孟嘗春申平原信
陵之徒皆貴王若
親屬輩有士若
趙之延陵生不可
言王者親屬也
索隱曰韓非子
旁引如曰有足多
曰非苟而已曰賢
豪曰易可小曰是
為難曰有足稱其
所以取游俠者不
而足可謂游俠
倪思曰說游俠
之俠又謂其之俠
又匹夫之俠即節
不救過要見進之

其徒誦義無窮由此觀之竊鉤者誅索隱曰小竊則為盜
而受竊國者族族之門仁義存索隱曰言人臣委
存於仁義若游俠徑捷非虛言也今拘學或拘咫尺之義又孤於世豈若卑論齊俗與世沈浮而取榮名哉索隱曰言拘學守義之士或拘咫尺纖微之事遂以當孤負我志而不若卑論而布衣之徒設取予然諾千里誦義為榮榮名也而不顧世此亦有所長非苟而已也故士窮窘而得委命此豈非人之所謂賢豪間者邪誠使鄉曲之俠寧季次原憲比權量力効功於當世不同日而論矣要以功見言信俠客之義又豈可少哉古布衣之俠靡得而聞已近世延陵徐廣曰代郡亦布衣之俠靡得而聞已近世延陵有延陵縣郭景布衣之俠靡得而聞已近世延陵郭子云趙襄子召延陵生令車騎先至晉陽襄子時趙已并代可謂延陵之號但未識是此人

孟嘗春申平原信陵之徒皆因王者親屬藉於有士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賢者顯名諸族不可謂不賢者矣比如順風而呼聲非加疾其勢激也至如間巷之俠脩行砥名聲施於天下索隱曰施莫不稱賢是為難耳然儒墨皆排擯不載自秦以前匹夫之俠湮滅不絕余甚恨之以余所聞漢興有朱家田仲王公劇孟郭解之徒雖時打當世之文罔索隱曰打即捍也通托當然其私義廉潔退讓有代之法網謂犯法禁也足稱者名不虛立士不虛附至如朋黨宗彊比周設財役貧豪暴侵凌孤弱然欲自快游俠亦醜之余悲世俗不察其意而猥以朱家郭解等令與暴豪之徒同類而共笑之也

又難以此直至程
當世之文周與集
豪之徒反覆而愈
明

董仲舒曰死而能
使鬼其益也
王世貞曰傳所
謂朱家郭解其
成氣豪傑也
以起而力不為
縣官出死力此誠
何如竟以決於
國惜且服之周太
尉得劇孟蓋若
敵國然不問事
後有所存其具得
之重也光漢抑孟
故有引海或忌之
耶

魯朱家者與高祖同時魯人皆以儒教而朱家用
俠聞所藏活豪士以百數其餘庸人不可勝言然
終不伐其能歆其德諸所嘗施唯恐見之振人不
賄先從貧賤始家無餘財衣不完采食不重味乘
不過輶牛徐廣曰音雖輶案漢書音義曰小牛專
趨人之急甚已之私既陰脫季布將軍之厄及布
尊賢終身不見也索隱曰案季布為漢所購求朱
而出之及布尊賢終不見之亦高介
至義之士然布竟亦不報朱家之恩自關以東莫
不延頸願交焉楚田仲以俠聞喜劍父事朱家自
以為行弗及田仲已歿而雒陽有劇孟周人以商
賈為資而劇孟以任俠顯諸侯吳楚反時條侯為
太尉乘傳車將至河南得劇孟喜曰吳楚舉大事

楊循吉曰專着如
此冷語見孟光復負

而不求孟善知其無能為已矣天下騷動宰相得
之若得一敵國云劇孟行大類朱家而好博索隱曰
戲也六博之多少年之戲然劇孟毋外自遠方送喪蓋
千乘及劇孟外家無餘十金之財而符離人王孟
亦以俠稱江淮之間是時濟南閭氏索隱曰閭音
所陳周庸索隱曰陳國亦以豪聞景帝聞之使使
盡誅此屬其後代諸白梁韓無辟陽翟薛況陝韓
孺紛紛復出焉徐廣曰陝疑當作邾邾字賴川有邾
索隱曰代代郡人有白氏豪俠非一故言諸梁梁
國人韓姓無辟名辟音避陝當為邾陝音如冉反
邾音紀洽反漢書作寒孺

郭解軼人也索隱曰漢書云字翁伯善相人者許
負外孫也解父以任俠孝文時誅外解為人短小

唐順之曰一篇主意先提于此按師古云陰賊者陰懷賊害之意也

按直書為快即上以軀借交報仇藏命也董份曰雖與解而不隱惡唐順之曰此上一段已下郭解下特詳其事耳

劉辰翁曰以誠自歸故去之若杯酒之過自不可至殺也其情好名若

此按此快而容處按師古云邑屋猶今人言村舍巷舍也按此快而能弱處呂祖謙曰解果以弟有罪當殺則不問其人可也今使人微知賊處待其自歸而後殺之則先操而後縱之使恩威出於已耳解果以居邑不更敬是吾德不修則不問其人可也今乃問其姓名則其賊更則欲知其報怨以德之美耳此二者若犯而不校推其用心則其世要譽游俠之大不善正在此

精悍不飲酒少時陰賊索隱曰以心忍害慨不快意身所殺甚衆以軀借交報仇藏命索隱曰案謂亡命也剽攻不休及鑄錢掘冢固不可勝數適有天幸窘急常得脫若遇赦及解年長更折節為儉以德報怨厚施而薄望然其自喜為俠益甚索隱曰蘇林云言性喜為俠也既已振人之命不矜其功其陰賊著於心卒發於睡眦如故云而少年慕其行亦輒為報仇不使知也解姊子負解之勢索隱曰與入飲使之實徐廣曰音子妙反盡非其任彊必灌之人怒拔刀刺殺解姊子亡去解姊怒曰以翁伯之義人殺吾子賊不得棄其尸於道弗葬欲以辱解解使人微知賊處賊窘自歸具以實告解解曰公殺之固當吾兒不直遂去

其賊徐廣曰罪其姊子乃收而葬之諸公聞之皆多解之義益附焉解出入人皆避之有二人獨箕倨視之解遣人問其姓名客欲殺之解曰居邑屋至不見敬是吾德不修也彼何罪乃陰屬尉史曰是人吾所急也索隱曰案謂吾心中所急也至踐更時脫之毋至踐更數過吏弗求加淳曰更有二品有卒更有踐更有通更古者正卒無常人皆當迭為之月一更更卒二千是為踐更也律說卒更踐更者居縣中五月乃更也後從尉律卒踐更一月休十一月也索隱曰數音湖數頻也謂怪之問其故乃解使脫之箕倨者乃肉袒謝罪少年聞之愈益慕解之行雒陽人有相仇者邑中賢豪居間者以千數索隱曰色反終不聽客乃見郭解解夜見仇家仇家曲聽解

按師古云居間
為道地和輯之
而不見許也

按此俠而不伐
處

按漢書是重待
我字是

李德裕曰帝王
之言不在援引古
今以飾雄力惟在
簡而當理如布衣
雖教語足使知人

陳河曰楊塚秦歸
新頭又殺其父與
二書人奇少公
自殺固奇而客殺
儒生斷其舌尤奇
此所以為俠
凌約言曰傳中於
其居家及居關中
而各言其為人短
小不飲酒以見其
非虛有方而使酒
者且非徒容貌動
入者也

按野史輒言
輒累之也
楊慎曰此籍少公
又奇出千風聞感
慨之義无此不名
俠傳

索隱曰謂屈解乃謂仇家曰吾聞雒陽諸公在此

曲聽解也

間多不聽者今予幸而聽解解奈何乃從他縣奪

人邑中賢大夫權乎乃夜去不使人知曰且無用

待我待我去令雒陽豪居其間

用吾言待我去令乃聽之解執恭敬不敢乘車入

洛陽豪居其間也

其縣廷之旁郡國為入請求事事可出出之不可

者各厭其意然後乃敢嘗酒食諸公以故嚴重之

爭為用邑中少年及附近縣賢豪夜半過門常十

餘車請得解客全餐之

索隱曰如淳云解多藏此

志者知以命者多其解故多持

重來欲為解迎以者而藏之

及徙豪富茂陵也

解家貧不中此言

索隱曰案言不滿三吏恐不敢不

徙衛將軍為言郭解家貧不中徙上曰布衣確

使將軍為言此其家不貧解家遂徙諸公送者出

千餘萬軹人楊季王子為縣掾舉徙解解兄子

楊塚頭由此楊氏與郭氏為仇解入關關中賢豪

知與不知聞其聲爭交驩解為人短小不飲酒

出未嘗有騎已又殺楊季王楊季王家上書人又

殺之闕下上聞乃下吏捕解解置其母家室夏

陽徐廣曰屬焉翊正義曰故城在

同州韓城縣南二十里漢夏陽也

身至臨晉義

日故城在同州馬

臨晉籍少公素不知解解因

求出關籍少公已出解解轉入太原所過輒告主

人家吏逐之跡至籍少公少公自殺口絕父之乃

得解窮治所犯為解所殺皆在赦前輒有儒生侍

使者坐客譽郭解生曰郭解專以姦犯公法何謂

劉辰翁曰在文帝
為英明在公孫弘
為已甚嘗謂公
孫弘深刻此語其
一也

王昌曰族郭解翁
伯必字之者惜之
也

賢解客聞殺此生斷其舌更以此責解解實不知
殺者殺者亦竟絕莫知為誰吏奏解無罪御史大
夫公孫弘議曰解布衣為任俠行權以睚眦殺人
解雖弗知此罪甚於解殺之當大逆無道遂族郭
解翁伯自是之後為俠者極衆敖而無足數者廣
曰敖然關中長安樊仲子槐里趙王孫長陵高公
子西河郭公仲太原鹵公孺也○索隱曰漢書作
魯公孺魯姓也與臨淮兒長卿東陽田君孺索隱
徐廣之說不同陳田聲相近亦本同姓也○正雖
書作陳君孺然陳田聲相近亦本同姓也○正雖
義曰其東陽蓋具州歷亭縣者為近齊故也
為俠而遂遂有退讓君子之風至若北道姚氏
日蘇林云道猶方也如西道諸杜南道仇景東道
淳云京師四山道也索隱曰舊解以趙他與公子為南
趙他羽公子今案此姓趙名他羽字公子也

應前語
楊慎曰貌貌頂戴
也今人猶云頂好
名目即古人貌榮
名之義貌音墨
趙恒曰不知郭
解者以為魁梧奇
偉人也太史公曰
吾視郭解狀貌云
云不足採者所謂
人貌也然天下無
賢不肖云云引以
為名所謂榮名也
言人貌無異而榮
名為無窮也嗚呼
惜哉為公孫弘議
族解而發嘆

陽趙調之徒此盜跖居民間者耳曷足道哉此乃
鄉者朱家之羞也

太史公曰吾視郭解狀貌不及中人言語不足採

者然天下無賢與不肖知與不知皆慕其聲言俠

者皆引以為名諺曰人貌榮名豈有既乎徐廣曰

狀為貌者則貌有衰落矣唯用榮於戲惜哉

索隱述贊曰游俠豪傑籍籍有聲權行州里力

折公卿朱家脫季劇孟定傾急人之難免讎於

人貌榮名

黃震曰朱家周人之急家無餘財而終身

不自以為德太史公慕焉郭解折節賑人

人為解殺人解不知而公孫弘族解太史
公尤為之痛惜愚謂朱家誠賢矣為人忘
已墨氏之弊而解之見殺則亦其平昔蓄
謂窮則獨善其身士亦何必
務名譽出于尋常之外也哉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二十四

吳興凌雅隆輯校
溫陵李光縉增補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二十五

佞幸列傳第六十五

諺曰力田不如逢年。書仕不如遇合。徐廣曰遇一作偶固

無虛言。非獨女以色媚而士官亦有之。昔以色幸

者多矣。至漢興高祖至暴抗也。索隱曰抗音苦浪反言暴猛抗直也此

然籍孺以佞幸孝惠時有閔孺。正義曰籍閔皆名也孺幼小也此

兩人非有材能徒以婉佞貴幸與上臥起公卿皆

因關說。索隱曰關通也謂公卿因之而通其故孝

惠時郎侍中皆冠鵲鵲負帶。漢書音義曰鵲鵲鳥名以毛羽飾冠以貝

飾帶。索隱曰許慎云鵲鵲鵲鳥也淮南子云鵲武靈王服貝鵲鵲漢官儀云秦破趙以其冠賜侍

中三蒼云鵲鵲神鳥也。傳脂粉索隱曰化閔籍之屬

也。兩人徙家安陵。正義曰惠帝陵邑孝文時中寵臣士人

第神曰佞幸傳無
深旨獨其並以詐
亡之禍處可為惜
神
楊慎曰樊噲傳高
帝枕一宦者而臥
豈即籍孺
又曰籍孺開孺皆
稱孺恐非名疑佞
幸者之稱孺之為
言少也
索隱曰漢書
秦制置中常侍官
皆銀當左貂給事
殿省文帝時有趙
談此官伯子頗見
親幸至於孝武亦
愛李延年帝數宴
後庭或潛燕肉館
故請奏執事多以
宦人主之自是以
後多用漸大利權

王帝曰劉天憲非
復極庭末巷之域
國歸房闈之任也
亦動回山海呼吸
則光鬼三族真情
午意則參夷五宗
漢之紀綱大非矣

楊慎曰夢之中
也今人與夢猶曰
夢中之人曰夢
線夢中也

夢後曰文帝作一
賜通不惜千金而賞
亦異也

張之象曰文帝嘗
衣襪及所遺遺夫
人今衣不得曳地
帷帳不得衣綉以
示敦朴為天下先
雖先幸都通必不
若是之甚史氏之
言未可盡信也

○徐中行曰其富
如此四字伏後案
必無要案案中
如勝處

劉辰翁曰四書字
相應心懸由此怨
通矣句酒絕

則鄧通官者則趙同索隱曰案漢書作趙談此北
宮伯子正義曰額云姓北宮名伯子北宮伯子以
愛人長者而趙同以星氣幸常為文帝參乘鄧通
無伎能

鄧通蜀郡南安人也以濯船為黃頭郎徐廣曰着

案漢書音義曰舍濯船池中也一說能持擢行船

也上水之母故施黃施於船頭因以名其郎曰黃

頭郎○索隱曰濯音棹遲教反孝文帝夢欲上天不能有一黃頭郎

從後推之上天顧見其衣紫帶後穿索隱曰紫音篤

覺而之漸臺正義曰括地志云漸臺在長安故城中

臺王莽於外以夢中陰謀求推者郎即見鄧通其衣後

穿夢中所見也召問其各姓姓鄧氏名通文帝說

焉索隱曰漢書云上尊幸之日與通亦愿謹不好外

交雖賜洗沐不欲出於是文帝賞賜通巨萬以千

數正義曰賜通巨萬以千官至上大夫文帝時時如鄧通

家遊戲然鄧通無他能不能有所薦士獨自謹其

身以媚上而已上使善相者相通曰當貧餓久文

帝曰能富通者在我也何謂貧乎於是賜鄧通蜀

嚴道銅山正義曰括地志云雅州榮經縣北三里

經道得自鑄錢鄧氏錢布天下正義曰錢譜云文

其富如此文帝嘗病癰鄧通常為帝吮吮之索

曰音音任格反文帝不樂從容問通曰天下誰最

愛我者乎通曰宜莫如太子太子入問病文帝使

背癰背癰而色難之已而聞鄧通常為帝吮吮之

心懸由此怨通矣及文帝崩景帝立鄧通免家居

田汝成曰通元也
飲長公主賜之
假如有微詞矣
交約曰以帝
之干前公主給
于後而竟不免
或相也果其建已

居無何人有告鄧通盜出微外鑄錢索隱曰景帝姊也○索吏驗問頗
有之遂竟案盡沒入鄧通家尚負責數巨萬長公
主賜鄧通索隱曰案郎館陶公主也吏輒隨沒入之
物吏輒沒入以充賦也索隱曰謂公主竟不得應前錢索
主乃令假衣食索隱曰謂公主竟不得應前錢索
日始天下名鄧氏錢今皆寄入人家孝景帝時中
沒入卒竟無一錢名之也索隱曰案漢書稱周
無寵臣然獨郎中令周文仁仁此上稱周文今兼
文仁案仁字文仁寵最過庸不乃其庸常也言
仁最被恩寵過於常人今天子中寵臣士人則韓
乃不其篤如韓嫣也
王孫嫣索隱曰音偃官者則李延年。
嫣者又音於建反官者則李延年。
王時嫣與上學書相愛及上為太子愈益親嫣焉
今上為膠東

不地曰非其之體
元壽之禍

善騎射善佞上即位欲事伐匈奴而嫣先習胡兵
以故益尊貴官至上大夫賞賜擬於鄧通時嫣常
與上臥起江都王入朝有詔得從入獵上林中太
子車駕蹕道未行而先使嫣乘副車從數十百騎
驚馳視獸江都王望見以為天子辟從者伏謁道
傍嫣驅不見既過江都王怒為皇太后泣曰請得
歸國入宿衛比韓嫣索隱曰謂還爵封於太后由
此嫌嫣徐廣曰嫌讀與銜嫣侍上出入永巷不禁
以姦聞皇太后皇太后怒使使賜嫣死上為謝終
不能得嫣遂死而案道侯韓說其弟也亦佞幸
李延年中山人也父母及身兄弟及女皆故倡也
延年坐法腐給事狗中徐廣曰主獵犬也而平陽公

主言延年女弟善舞上見心說之及入永巷而召貴

延年延年善歌為變新聲而上方興天地祠欲造樂

詩歌弦之延年善承意弦次初詩索隱曰初詩其

女弟亦幸有子男延年佩二千石印號協聲律與

上臥起甚貴幸埤如韓嫣也徐廣曰埤等也蜀都

埤者疇夕之宴與中人亂徐廣曰一云坐出入驕

恣及其女弟李夫人卒後愛弛則禽誅延年昆弟

也自是之後內寵嬖臣大底外戚之戚然不足數

也衛青霍去病亦以外戚貴幸然頗用材能自進

太史公曰甚哉愛憎之時彌子瑕之行足以觀後

人倖幸矣雖百世可知也索隱曰彌子瑕衛靈

公之臣事見說苑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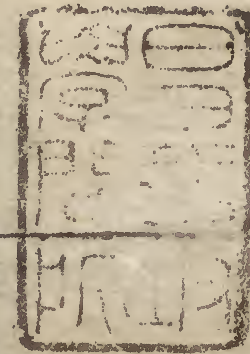
夏廣曰延年已爵矣曰宴者謂因延年而弟李得與中人亂也

按弥子瑕事見論苑之見韓非列傳

何遜曰史記傳王孫焉則曰出入永巷以級開傳李延年則曰出入驕

恣其與人亂乃若實食其之事登見列傳王名謂之謗書難指此耳

孫述魚竊竊者自前論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二十五 終

三

